

戰時小時叢刊之五八

抗戰中的女戰士

沈茲九等著

戰時出版
行刊社版出時戰



戰時小叢刊之五十八

抗戰中的女戰士

戰時出版社出版

戰時小叢刊

飛將軍抗戰記	鄭振鐸等著	一角六分
八百孤軍	田漢等著	一角八分
魯迅與抗日戰爭	巴金等著	實價二角
鐵蹄下的平津	阿英等著	實價二角
轟炸下的中國	曹湊仁等著	實價二角四分
漢奸現形記	冰瑩等著	實價一角一分
東綫血戰記	曹湊仁等著	一角六分
西綫血戰記	長江等著	一角六分
北綫血戰記	徐盈等著	一角六分
抗戰將領訪問記	郭沫若等著	一角六分
毀滅中的日本	郭沫若等著	一角五分
戰地歸來	田漢等著	實價二角
戰時的後方	張天翼等著	實價二角
東北抗日義勇軍	于友等	一角八分
戰時散文選	周作人等著	實價二角
戰時小說選	巴金等著	一角二分
戰時戲劇選	歐陽予倩等著	實價二角
戰時詩歌選	郭沫若等著	一角二分
日本果要進攻華南嗎	雷斯曼等著	一角二分
中國的出路	蔣介石等著	實價二角
抗戰的新階段	林語堂等著	二角二分
抗戰總動員	鄒韜奮等著	二角五分
全民抗戰論	潘漢年等著	一角六分
毛澤東奮鬥史	光人編著	一角四分
西北新社會	史諾等著	二角四分
最活躍的抗戰游擊隊	毛澤東等著	實價二角
八路軍抗戰名論集	毛澤東等著	實價二角
八路軍幹部人物剪影	舒羣等著	一角八分
劫後的江南	光人編著	一角二分
戰時歌曲選	田漢等著	實價二角

戰時出版社刊行

總經售 上海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

廣州多寶路多寶街十九號

抗戰中的女戰士

目次

中國游擊隊之母.....	步溪(1)
記華北抗戰婦女.....	劉清揚(3)
毛澤東夫人賀志珍女士.....	佚名(8)
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女士訪問記.....	莫藍(9)
劉清揚女士訪問記.....	楊慧琳(15)
記劉清揚女士三十年來的奮鬥.....	寄洪(21)
長征中的丁玲.....	徐盈(29)
丁玲小傳.....	里富(33)
紅軍中的大姊——蔡暢.....	佚名(39)
在戰地服務的謝冰瑩.....	佚名(41)
中國的奈丁格爾哉鑑女士.....	子岡(44)

史良女士會見記	佚 名(63)
英勇的女童軍楊惠敏訪問記	佚 名(56)
中國的婦女在暴風雨中	鄒美脫(60)
馳騁戰場的新女性	朱 慧(63)
我在西線上所見到的女戰士	秋 江(66)
東北抗日聯軍中的女兒們	張志瀾(69)
婦女在「雙一二」時候的人物	金木蘭(73)
廣西女學生軍	沈茲九(76)
廣西女學生軍出發前後	嚴兆芬(80)
廣西娘子軍會見記	楊慧琳(83)
全國婦女大團結的先聲	樂 羣(88)
我走出了上海	沈茲九(92)

中國游擊隊之母

步溪

——一個六十七歲的老婦——

說來難使人相信，在平漢綫北段不斷給日軍以困擾的中國游擊隊二萬人，他們是由一位六十七歲的老農婦所組織推動的。她的頭髮雖已銀白，但身體却仍像橡樹一般地結實。她能同時握兩枝手槍，而且能射中她的敵人。

最近，她乘了擁塞的難民列車抵達漢口，向政府當局報告，並為她的部隊請領更多的軍火給養。她原想避去大家的注意，但當她數日後離開漢口時，許多軍事領袖來歡送她。當她的火車慢慢地駛離車站時，他們都向她立正致敬。

歡送的人們最後所看到的是：她的飽經風塵竊紋深刻的臉上所發出的明朗的微笑。她的部隊現正伏在冀晉察邊界的麓山峻林中，隨時與日軍的運輸隊或孤立的前哨部隊以襲擊。她現在從那裏千里迢迢地趕到漢口，居然得以完成使命，其愉快之情當然是可想可知的。

她的丈夫姓趙，過去在滿洲會是一個很富裕的農夫。她現在充了華軍游擊隊的女領袖，願意人家稱她如家的姓名為馮文姑（譯音）。

在一九三三年，即日軍佔領滿洲以後的兩年，她和她的丈夫，八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都當了義勇軍，即是日本人所謂的土匪。二年來在吉林北部一帶和日軍巡邏部隊鏖戰苦鬥的結果，使她們每個人都成爲卓越的射鎗手。

十八個月之前，由於日軍的拚命追索，她們祇得離開滿洲而至晉察邊界的蔚縣。經過一次家庭會議以後，她們決定去充當正式的游擊部隊。這位母親是一個偉大的組織家，她在許多鄉村中來往宣傳，勸導農民們起來抵抗。不久以後，她獲得了很多很多的部下。他們都有着槍械和其它軍火。由於一種嚴密複雜的間諜制度。她時常探得日軍孤立部隊的所在地，就立刻命令她的部下去「拜訪他們」。這些襲擊者往往帶回了大批的槍械軍火以供給新加入的游擊隊員。

她委她的兒子趙同爲總指揮，大部份閃電般的襲擊，都是由趙同率領指揮的，而她自己却認爲更擅長於宣傳並組織鄉民的工作，把他們編入她兒子的「聯合軍」裏面。

當她這次在漢口的時候，曾被邀參加當地婦女所組織的討論會。她對於那些婦女們的滔滔雄辯，聽得不耐煩起來了，最後，她突然站了起來喊著：

「你們大多曉得中國爲什麼要戰日本，當然不需要別人再來告訴你們。但是，鄉村中的民衆却都是無知無識的。你們與其在這華麗舒適的房間裏面「啾啾啾」，爲什麼不到鄉村裏

去和那些民衆們談談呢？

她要求實際的行動，更多的實際行動。在過去三四個月中，由於她的愛國的使命，差不多走遍了晉察冀三省邊界的鄉村。她每到一處，就和民衆們談話，並督促他們執起鎗來抵抗日本。由於她的不倦的努力以及愛國的熱情，她的兒子趙同現已成爲二萬個狡黠善戰的游擊員的領袖了。

她的部下都很親暱地稱她爲「中國游擊隊之母」。「這位六十七歲的老婦，當她在漢口的時候，沒有參加過一點應酬。她很爽快地退回了一切宴會的請帖。當她臨離漢口的一天，有人派來了一輛汽車，在她的所住的小屋門前。

「什麼，一輛汽車！試想，假如我的部下聽得我坐汽車，他們要說些什麼呢！他們或許要以爲我已富裕了，並且忘記了他們在嚴寒的北方戰鬥着的種種痛苦了。」

因此，她就別了她的居處，步行到火車站，（譯自上海 Shanghai Evening Post）（譯報）

記華北抗戰婦女

劉清揚

全中華民族兒女爲了抵抗日本強盜滅絕人道的侵畧，爲了爭取國家和個人的生存，已一

致地奮起了，（臂膀并着臂膀，脚步合着脚步），普遍而深入地同日寇作殊死戰，無論男女，無論老幼，對於這一個死裏求生的戰爭，都感覺無上的興奮，無上的光榮，尤其是女同胞在這次戰爭中表現得更其英勇，更其偉烈，這裏敘述的，便是華北的抗戰婦女。

華北抗戰婦女自平津淪陷以後，她們紛紛地衝出了家庭，衝出了學校，堅決要求參加男同胞所組成的游擊隊伍，那時北平各大學學生出城招集農村老百姓，招集了二十九路軍撤退時潰散的兵士及通州反正了的保安隊，在北平近郊組織了一個游擊大隊，開始和日本強盜作戰，不斷地襲擊寇兵，截獲寇兵的輜重糧草，許多不願做奴隸的女同胞，於是也要求參加進去，要求和他們一同擡起槍桿來，站在救亡備存的最前線上，同他們共負着救國的重担。可是游擊隊裏面的負責人，覺得女子對於戰爭總多少是不適宜的，尤其是游擊隊——在日寇勢力範圍以內艱苦作戰的游擊隊。沒有一定的駐所，沒有固定的供給，住的是高粱地草地和深山大壑，吃的是窩窩頭，有時連窩窩頭都弄不着，行動更是飄忽無定，女子的身體能不能適應這種環境呢？究竟是一個疑問，他們一面擔心女同胞無謂的受着犧牲；同時又怕行動受着牽累，減低了敏捷的程度，便委婉的拒絕了。這些女同胞，爲的是國家的存亡危急，爲的是不甘心在日寇的暴力統治之下做亡國奴，過非人的生活，她們的要求受了拒絕，她們的熱望沒有達到，她們內心該是怎樣的痛苦？怎樣的悲憤？可是到了後來，游擊隊的人數一天一天的

增加，聲勢一天一天地浩大，救護慰勞方面，政治宣傳方面，以及種種技術方面，都感受得需要女子，才又從北平找了一些意志堅強，身體強健的女學生去了，以後這些去了的女生，在隊伍裏面，都非常勤敬的工作着，并能担任一切最艱苦的事情，在工作效能上，證明女子的能力，絕不亞於男子，只問有沒有決心和熱情。現在她們都快活極了，興奮極了，她們和男同胞一同參加着這一有歷史意義的抗爭，她們把救國大責和男同胞共同地實際地擔負起來了。

這是北平四郊參戰的婦女。在太行山一帶活躍的女同胞，也有着平郊抗戰婦女一樣的決心和熱情。

太行山遊擊隊的首領，是楊秀林先生，他原來在天津法科學院當教授，蘆溝橋事變以前，就在北平熱烈的做着救亡工作，平津失掉後，從日寇的包圍封鎖之下跑了出來，先準備到石家莊去，把石家莊一帶的民衆組織起來，待他到了石家莊，石家莊便又很快地失了，他便同他底夫人孫女士跑到太行山那一帶去，組織了一隊遊擊隊，同行的還有程女士，楊女士同幾位女同志，也在一起策劃，由於楊秀林教授英勇地領導，由於孫女士及程楊諸女士不斷地奮鬥，很快地集結了二千多人，現在這個遊擊隊，遂成了太行山一帶很負有威名的勁旅，日寇幾次進攻，終不能奈何他。

在豫北武安縣地方，還有一個農家婦女（可惜將姓名忘掉了）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舊女子，不但沒有受過教育，並且還是辮足未剪髮的，素來就善於接近民衆。自從她的家鄉被日寇佔領，開始了姦淫燒殺以後，她便號召本地民衆和一般農婦，組織了一個遊擊隊。起初一般人對於她領導的這個遊擊隊的將來，都非常疑慮，以爲是經不起日寇一擊的，因爲都疑惑這個領導者本身的不健全（沒有受過教育的舊式女子）那裏知道，竟出乎人意料之外，這位領導者——農婦——不但民族意識非常堅強，而相當且還有軍事知識，日寇得了漢奸的密報派隊伍去打她，她不但沒有受着損失，反而大獲勝利，以後又繼續同日寇作了幾次戰，每次都有所斬獲，到現在她的力量，漸漸大了，人數也漸漸增多了，并同在武安一帶活躍的某遊擊司令取得聯絡，無疑地，又成了日寇一個大的側腹威脅。此外還有河北省最南部濮陽縣內曾有一女子師範學校，竟有四十多女學生，都英勇的參加了遊擊隊。

以上我們所說的都是青年婦女抗戰的精神，青年婦女捨身報國的歷史也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來，但沒有聽見過龍鍾衰老，白髮個個的老太婆，爲國家，爲人類一樣地參加遊擊戰爭，擔任着最困苦的工作的，可是鼎鼎大名的北平遊擊隊司令趙同的母親——趙老太太，她却與年青人一樣地參加着遊擊戰爭。

這位趙老太太已經年近六十歲了，在情理上說：人到了六十歲，應該是安享的時候了，

尤其是一位老太婆，雖然是國破家亡，如果她要覓顏偷活的話，總沒有人會去責備的；但她不這樣，不但她自己，她一家人也都不甘心苟活，兒子女兒都去做了義勇軍，兩個兒子在東北參加了義勇軍活動，兩個女兒在前線做救護傷兵及宣傳等政治工作，連一個十一歲的兒子也在義勇軍裏面，趙同是她的第三個兒子，在北平四郊領導那一帶的遊擊隊，在那個遊擊隊剛組織的時候，她幫助她的兒子，幫助一切艱苦奮鬥的苦難同胞，到處檢拾零落在野外的槍枝子彈，徒步奔走百八十里路，到處打探日寇的動靜，比年青的人還要英勇，還要堅絕，許多患難同胞怕她老人家過於勞苦了，勸她回家去休息的時候，可是她說：「國家到了這種危難時候，還辭勞苦嗎？要是國家亡了，個人什麼也都完了，不但自己一代得做亡國奴，子子孫孫也淪入了奴隸的境地，我們這時候要死拼，才能免除悲苦的奴隸的運命，要把敵人趕走了，我們才能休息，現在那裏是我們的家？要是有的話，那就是游擊隊——游擊戰就是我們的生活，被敵人佔領的地方的人們，只有用游擊戰打擊敵人，便是我們的日常生活，才能找得着我們心靈上的安息……」

是斬釘，是截鐵，我們把趙老太太這幾句話，轉告給全中華民族的同胞，我們壯年和青年的人們，當作如何的感想呢？

我們把華北抗戰婦女的奮鬥精神，告給全中華民族的同胞，但這不過是很少很少的一部

份事實，可是從這很少很少的一部份事實裏面，已令我們萬分堅定的把握着了中華民族偉大的前途。

(婦女生活)

毛澤東夫人賀志珍女士

佚名

在外表看起來，毛澤東夫人賀志珍女士簡直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少婦。其實，她的性格是非常潑辣的。很少有人看見她穿長衣服，十年來總是穿着那一套紅軍制服，皮帶上掛着手鎗，她曾與中央政府的剿共軍隊對過陣，在前線上運傷兵。到後方去調護病人，組織女軍，而且在北上的戰役中曾受過傷，甚至幾乎送了性命。

自與毛澤東同居以來，九年之中終日是奔走勞碌，七年之中生過五個孩子，但這些孩子全送給了人家，她自己一個也不要。

紅軍由江西總退却時，到處竄逃，直到陝境，步行二萬五千里。她的身體上先後炸傷十幾處，到現在，身上還找得到鬚髮的創痕。

她現在二十七歲，但反抗的火焰毫末消滅。在這八千英里的退却中，她受盡了人間的痛苦。受傷以後，先教人抬着走，以後換人背着，用驢馬駝着，到最後人和馬全沒有了，便只好

步行。而同時又產生了一個小孩，她真是受盡痛苦的人了。

在紅軍中大家都叫她「女司令」。本爲江西永新縣雲山人，是一個小地主的女兒，她父親也曾當過一任縣長。

她曾進過教會小學，她妹妹嫁給毛澤東的弟弟澤覃，澤覃爲國軍所殺，而她的妹妹也至今生死不明。

她由小學校出來後，就在本縣參加婦女運動，一九二七加入共產黨。是年八月一日至念日之南昌女共軍抵抗國軍一役，卽由她領導。

她同毛澤東是在民國十七年結婚的。她在共軍中曾先後擔任政治教授，看護，婦女組織的領袖；而在戰時，她又是軍人。——總之，隨時隨地，全她有工作。

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女士訪問記

莫 藍

(一) 一位艱苦奮鬥的女戰士

鄧穎超女士是中國和平統一最偉大的功臣與中國共產黨最優秀的政治家周恩來先生的伴侶。她本人並不是因爲是一個卓越人物的伴侶而爲世界所熟悉，她已被人們熱烈地讚揚和景

仰乃是她對於中國民族的解放上社會改造上表現了最卓越的功績。

在民國八年的時候，她就開始了政治文化的活動，她在北方參加「五四」運動的那種努力，當還留在許多人腦海中。她的工作一直沒有間斷，繼之曾盡力於女權運動同盟會的工作，是一位民族解放與婦女解放運動的前驅者。在孫中山先生北上領導的國民會議促成運動裏，在「五卅」運動裏，她是一個最積極參與領導的份子。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時代，在廣州參加國民黨工作。這許多是鄧女士十年前公開的活動，一經提起，大約都能記得的，近十年來，她的活動也許不是大家所深知的了。別的努力不談，單說她在抱病吐血之中親身參加了北上抗日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這種不怕吃苦，勇敢愛護國家民族的精神，是深深值得景慕的，這次鄧女士從西安到此，特去拜訪，聆取她對於抗日的意見，蒙她懇和藹地延見，給人一個非常愉快，深刻的印象，她雖是個多年艱苦努力下來的工作者，却一點也不使人感到不易於接近，相反的，她宛如生活在我們中間的一個最理想的指導者。同她談話後，深知她的一切努力都是由於她是個拿為大衆犧牲，為民族解放奮鬥，看作人生的任務與樂趣的人，自然，鄧女士對抗日救亡的意見也必定是大家所竭力盼望知道的。

（二）對國共兩黨合作的意見

我首先提出來向鄧女士請求指示的是她對於國共兩黨經過十年血腥的爭鬥而再度緊密地

合作的意見。她微笑着點點頭，意思似乎是說：「小妹妹，你別性急，我就告訴你的。」她像早已準備了一切似十分從容十分堅定地回答：「現在國共兩黨，有了更進一步的團結與合作，雙方精誠團結，擴大與鞏固抗日統一戰線，包括各黨各派，以至全中國各界愛國同胞的民族大團結，是克服目前抗戰的嚴重困難關頭，貫徹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後勝利的基本中心條件。在蔣介石先生與政府領導號召之下的抗日救國的各種組織中工作，充實其力量，強固其組織，使能充分發揮抗日統一戰線的作用。」略爲停頓了一下，又繼續用更堅決有力的口吻說下去：

「我們要保國家與領土，繼續抗戰到底，爭取抗戰最後勝利，我們大家要共同負責。在當前，任何黨派都必須放棄過去的成見，精誠團結，親密合作，要把抗日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自從抗戰以後，很明顯的國內有了很大的轉變，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國策，有了基本上的變更，對外轉到抗戰，對內停止內戰而聯共，中國政治開始了民主化，國民政府開歷史上空前的政績——開始成統一的政府，開始實行神聖的國防任務，全國民衆，應以全力補助，擁護，與支持政府抗戰到底。」

談到抗日軍隊的問題，她說：「在英勇衛國抗日戰爭中，全國軍隊，作了壯烈光榮的犧牲，給了日寇以很大的打擊，表示出我們中華民族，是有決心，有力氣來反抗日寇的侵略與

進攻。同時在抗戰的過程中，也開始形成了統一的國民革命軍。不過，尚有一些人與少數的軍人，還不了解他們在抗戰衛國的英勇大流血中，已經同過去軍隊的性質不同，他們今天是衛國保民，抗戰光榮的軍隊與軍人，而不是過去軍閥的軍隊了。我們希望全中國的同胞，全國抗戰的將士能夠個個深刻了解他光榮的地位，抗日的意義，所擔負的偉大神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使命，全中國同胞一致起來，尊敬，愛戴，擁護抗日的革命軍，幫助他，擴大他！

(三)關於戰時婦女的工作

「鄧先生對於戰時婦女的工作意見如何？」

「中國的婦女運動是隨着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而開展的。很明顯的，在這次抗戰中，婦女工作，同樣開展了抗日新陣容，比在抗戰以前，有看很大的進步，爲了抗日，爲了抗日統一戰線而動員婦女，團結婦女，來開展婦女運動。以後還須要在這一方面大大的努力，在總的抗日統一戰線之下，進行更寬廣的婦女運動統一戰線，各界婦女親密合作，擴大與充實現有的各種婦女團體，更展開與進到全國婦女之真實親密的大團結。」

「在過去幾個月的抗戰中，我們看到了婦女的種種活動，如宋慶齡，宋美齡，何香凝諸位先生之贊成國共合作，許多先進的姊妹們，關心與擁護統一戰線，其次，如婦女們勇敢的

參加戰地服務，人數雖不甚多，却表現了中國婦女抗日的無上英勇之新姿態。關於慰勞，征募，獻金運動都有成績，這些顯示出中國婦女在抗戰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婦女工作，還須要更大的努力，克復工作中存在着的一些弱點與缺點，要與政治教育，政治與戰爭的動員，密切聯繫起來去進行，提高婦女抗戰的積極性，自動來參加抗戰動員的各種工作，認清時局，了解民族解放的抗日戰爭的真義，發揮婦女在抗戰中的偉大力量和作用。

一前方的抗戰，最需要後方的支持援助，建立強有力的後方，各種工作，均須有婦女參加，才更爲有力而易於推動。爲了鞏固後方，要參加肅清漢奸，反對日寇偵探，奸細，托派匪徒們的鬥爭，婦女有了民族意識，積極參加抗戰工作，給予前方將士極大的興奮與鼓勵，更可以動員她們的丈夫，父兄，姊妹，子弟上前線去。例如，我們過去在江西，在陝北擴大紅軍時，每次的計劃與數目，都動員全體婦女來參加，尤其是將士的妻子是起了完成計劃的絕大作用。

(四)一個重要的新工作

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鄧先生新從西北來，她說到那兒，創立了抗日八路軍家屬學校，在那兒讀書的有八十多個學生，全是八路軍抗日軍人的妻子，一部分比較好的，預備深造的在補習班讀書，注意其政治教育，戰時常識，使她們成爲抗戰工作中的幹部。另外開設職業班

，使每個婦女學習一種專門技能，可以幫助與發展戰時的生產，同時，可以解決職業與生活的問題，減少前線將士後顧之憂，我們對於這種建設應當特別注意，不僅八路軍將士與家屬有這種幸福，我們希望全國抗日將士與家屬都有這種幸福，讓他們不要在戰場上還要担心着流離失所的妻兒！另一方面，這種學校不但組織了婦女，教育婦女，並且使全國民衆了解抗戰之光榮，使抗戰將士的家屬了解其本身在位的光榮，開展抗日軍人家屬與遺族的工作。對抗日前途將有莫大的幫助！

x x x x x

我聽呆了，我神往在她描述的「地上的天國」裏，似乎看見了我們婦女將在中國歷史上創造的第一次的燦爛輝煌的光榮，我要舉起手高呼起來，是，你覺得怎麼樣「這一句溫和而清朗的問句阻止了我，把我從幻境中拖了出來，我想說：『是的，我親愛的偉大的姊妹！』但是，嗚呼了一下，我終於祇點了點頭。

「再會」以後，一個可愛的影子很快地在眼前消逝了，我開始後悔，剛才爲什麼那樣無法，不把心裏要喊出來的聲音讓它自由地奔放出來？（戰時婦女）

劉清揚女士訪問記

楊慧琳

一 精幹的女戰士

「我們要活，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武裝起自己來和敵人爭鬥！」劉清揚女士，一次在女青年會講演，曾說過這樣有力的詞句，這些話是很使人興奮的。爲要更詳細的了解「如何武裝」，「如何鬥爭」，我決定到女士那裏去作一次訪問。

太陽還在朝霞的裏層，我已踏進到女士的臥室。說明來意之後，她緊拉着我的手激動地說：「一肚皮悲壯的故事，滿腔要說的話，總沒空全部介紹給後方同胞，真對不起華北苦難中奮鬥的同志，你來幫我這個忙，我說不出的高興！」她還是像五四運動時那樣熱情。

我們這位女戰士，是在鬥爭中長成的，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從來就是她的死敵，現在她又走上民族革命戰場，爲國家與她那可愛的家鄉——河北——而奮鬥了！

來訪的人是那樣的多，她穿梭似的是臥室與會客室間奔跑。有些中國人四十四歲就自以爲老了，可是劉女士比一般年青人更堅強，更有精神。

抽了一個空兒，劉女士開始講述華北游擊隊血戰的故事了。

「我走上華北以後，覺得各地民衆一般的生活不夠緊張不夠適應非常時期，更不夠配合忠勇戰士們在敵人槍炮下的奮鬥！他們大多數只打算逃難，試問在敵人用刺刀征服我們的計劃下，何處是安全鄉？逃避到那兒去？教訓告訴我們，只有起來自衛，才能活命。華北廣大的民衆，已受了這個教訓，他們在最困難的環境下給敵人以打擊，他們沒有丟棄他們的家鄉，他們正在用血肉保衛自己的土地！」劉女士談的時候，是非常興奮的。

二 熱血結成的鐵流

在何梅協定之後，敵人吞併華北的陰謀，已可看得非常清楚，稍微敏感的人，都會覺察到淪亡底危機。學生們先後在廣變前發動了兩個深入農村的組織和教育民衆的運動。這兩個運動，打擊了民衆有組織地反抗敵人的基礎。八月二十九日北平城被佔後，敵人把城門牢牢的關着。但是這不能成爲青年的障礙。學生們三五個，七八個結隊從城頭上爬出去。在城外，他們驚喜的發現自己奮鬥的收穫，原來二十九軍撤退後丟下許多槍枝武器，那時因爲情形很混亂，拋在地下也沒人去管。這些戰士們一群群的擄了勝利品分頭去在他們過去打下基礎的地方，建立正式組織，而且武裝了這些組織。在這種堅苦工作的情形下，民衆游擊隊普遍地成立了。

當時華北各地還有不少武裝的和非武裝的組織，如冀東反正的保安隊，受經濟壓迫而流

浪的馬賊土匪，以及尙未零散的救亡組織。這些集團都有抗敵的意志，但他們在敵人威脅下，不敢動；以爲等待正規軍來後，再協力進攻。經過兩個月的溝通，連繫，十一月五日在×××聚集了全華北民衆組織的代表，經過悲壯熱烈的討論之後，一致決定檢討過去等待的錯誤，有計劃的發動對日抗戰，這樣他們就成立了「華北民衆抗日軍政委員會」。「華北熱血的精神，從此匯成了一支鐵流，這鐵流開始繼續擴大它，將衝破敵人的統治，把敵人從中國驅逐出去。

談到游擊隊員的成份，我們可以想到，它是異常複雜的，因爲武裝保衛國土，並不是那一種人的特殊任務。這兒有工人，學生，農民，過去的匪賊，保安隊，傷兵，小商人，他們對於抗日，都是非常熱心的。

北平城外的一間監獄，裏面有五百個囚徒，大部是刑事犯，還有部份是政治犯。有天，游擊隊找個機會，派了一位會講日本語的同學，冒充日人檢查監牢，把門騙開，放出所有的犯人，並且向他們解釋放他們的原因，喊出：「你們的自由已得到了，大家一塊地來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號召他們參加解放鬥爭。結果，有二百六十七人立刻伸出宣誓的手，更鞏固了這鐵的陣綫！

游擊隊的力量日加擴大，牠們對敵人的襲擊也日益加緊，敵人的運輸交通等時時遭受到

神出鬼沒的遊擊隊伍的被壞；那次他們在香山腳下包圍往南綫的敵人軍用汽車，結果十三輛汽車被我們毀滅了。

另外一次，在天津南王庄有五位受過義務教育的農民，都有着純真的民族意識，不願倭鬼奴役我民衆。一天，有三個日軍押送二輛運糧汽車，七十五袋麵粉經過，這五位好漢赤手空拳奮勇地活捉了敵人，把麵粉搶了，把三支槍繳了。他們興奮地把勝利品拿到全莊民衆的面前，要大夥兒平均分掉。」我們要搶敵人的食物來養活自己，我們還要搶敵人的武器來保衛自己，打走敵人。」只有這樣才不會吃敵人的虧，受敵人的氣。」擺在眼前的實例，給人很大的鼓勵，他們明白了一切。「好，我們大家合起來，打鬼子，下次再有鬼子來，我們要招呼大夥兒一起去，不許他們進莊來。」大家這樣有力的表示後，立刻一百多壯丁集合起來，拿出自己的土鎗。從此，華北又多了一隊遊擊生力軍！

力量就是這樣在鬥爭中長成的。這些潛伏着的偉力，被遊擊隊無量地發掘着。

遊擊隊的勢力在敵人的壓迫下一天天擴大起來，他們分佈在平津郊外察熱邊境冀東一帶，石家莊保定附近活動，給敵人最大的麻煩與威脅漸漸倭寇吃不起了，而把零碎攻擊改爲集力圍剿。他們總共圍剿了六次河北妙峯山上的遊擊主力。山頭差點給七千餘倭寇的砲彈轟炸崩了，他們只是從山上發砲彈，但人從不敢向山上爬，我們的子彈却一粒粒射入敵人的胸膛

。最後，他們無法只得退却。民衆們用自己的血肉衝破了倭寇的鐵環。

三 政治工作是偉大的力量

無論那個作戰部隊，當其在作戰的時候，沒有民衆的協助，一定會感覺很大的不方便。尤其是游擊隊，他們對民衆，就好像魚對水一樣沒有了他們，如魚就不能活躍了，因此，他們最注重獲得廣大民衆的關係。

在游擊隊組織中，設有政治部，同時由支隊到小隊，都個別的有政治工作人員。這些人員負着兩個重大任務：第一，是教育隊員提高他們的政治水平，武裝他們的頭腦。這樣，戰士們才明白他們作戰的目的，才可以堅持到底。第二，是宣傳教育，並且組織收復區與作戰區的民衆，使民衆明白抗戰是爲着他們的利益，這樣他們才對我們生同情心。根據這同情心他們才願意給予我們精神上，物質上，軍事上的幫助。游擊隊就在這些寶貴的協助下生存的，戰勝敵人的，政治工作鞏固了游擊隊的力量。並且幫助他們戰勝實力雄厚的敵人！

有天政治部派員到平郊去調查政治人員工作成績。他假扮一個女難民拉住平郊一鄉民哭述道：「我的爸爸給紅藍帶（平郊游擊隊臂章）拉去了，請你快點幫我找回來！」這鄉民竭力辯護道：「你弄錯了！紅藍帶都是愛國愛民的好漢，他們辛苦爲我們打仗，從來都不吵擾我們，怎會來拉你的父親呢？」「我看見是的？」「那一定是你看錯了，恐怕是無組織的亂匪吧

？「一路問下去，都是同樣情形。這個事實，一方面說明：只有受過政治教育的人民才能有這樣深刻的了解與信仰。另一方面反映受過政治教育的部隊，在最艱苦難熬的環境下，都能（不吵擾）民衆，這樣才能與民衆密切合作而力量也就在這合作下可驚地長大起來。

四 飢寒是更可怕的敵人

有人問：「你們怎樣活啦？」這問題的答得，是很悲慘的。

我們衛國保土的健兒，不怕飛機和大砲，只怕飢寒交迫，

他們在妙峯山血戰，在石家莊殺敵，轉戰千里，力倦筋疲，但他們的肚子最多只得半飽！

白雪已積滿山嶺和原野，而我們的戰士還穿着單夾衣，他們凍僵了的手指運用槍械，不時放跑了該敵人。

當然，飢寒並不能消滅鬥爭，可是牠們却是鬥爭的殘酷的敵人！不少最勇敢最忠實的戰士。被牠們殺死了，到今天還不斷的被殘殺着，戰士們雖然肚餓，但絕不顧多麻煩和他們友愛的農民，因為農民僅有的一碗飯，已分半碗給他們了！農民眼看他們受凍却束手無策，因為自己身上唯一的棉袍已是六七年前的舊物！

常常，我們不但流着淚眼看戰士們被飢寒搶去生命力，同時，和敵人戰鬥後，一切受傷

的戰士，輾轉呻吟，沒有一點好的藥品，沒有一小條綁傷的帶子，看着他們痛苦，還看着他們毀滅。這些痛心的事，那裏容人去回遑？這種犧牲，是不必要的，是毀滅自己的力量，幫助敵人勝利！

游擊戰士着力地打擊了敵人，可是自己却被飢寒的魔鬼無情地打擊了；他們把全付精力用在爭取全國大眾自由解放的戰場上已無餘力應付這殘暴的敵人。他們要求全國同胞來分擔這個任務，征服這敵人！

「我要呼籲同胞實力援助華北游擊隊。讓我們中華民族的兒女拉着手共同奮鬥！」她簡單激昂地結束了他的談話

走上大街，那悲壯的故事不斷敲打我的心，路旁有個警察站的高墩我想跳上去大聲疾呼：「同胞們！起來援助華北游擊隊，讓我的聲音廣播到每個中國人的心裏去！」（羣衆週刊）

劉清揚女士三十年來的奮鬥

寄 洪

祇要是從事於救亡運動的人，大家都會知道劉清揚先生吧？，尤其是最近的武漢，到處熱烈地邀請劉先生去講演，有不少青年被劉先生講演所感動着，紛紛地擠到劉先生的寓所去

，要求劉先生與他們見面談話，指示他們抗敵救亡的方針，他們對劉先生懷着無限的敬佩與欽慕。

記者認識劉先生還在一年半以前：那時救亡運動因未得政府諒解而尙在半公開的時候，劉先生代表着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而跑到南方來，在一個朋友的小小的會客室裏，聽劉先生報告華北救亡運動的情況，但當時，我只聽着劉先生的報告暗自興奮與欽佩而已，這次劉先生負着華北人民抗日軍政委員會的使命又到南方來，很巧的得與劉先生從南京共同搭車到漢口，沿途與劉先生隨意的談話與朋友的介紹中，使我約畧地了解到她三十年來艱苦奮鬥的經過，真值得我們後輩的觀摩，現憑記憶所及，記述在這裏，諒也爲一般對劉先生懷着敬佩與欽慕的青年們所樂於知道的。

劉先生長在帝清時代，那時的社會是非常頑固的，女孩子進學校讀書簡直是少見的，所以她直到十二歲冬才得進天津女學讀書。學校的教師，有不少是熱心愛國的革命黨同志，他們隨時隨地對學生灌輸愛國思想，她在這些教師的指示與訓導下，幼稚純潔的心田裏，已培養起了愛國的嫩芽了。

次年，因清庭的景庸，不注意海陸軍的設備，而慈禧太后又將海軍經費移築頤和園，國人深感海軍設備的空虛，與國防的薄弱，發起愛國運動，提倡國民捐，以集集款造艦，充實

國防。當時年僅十三歲的劉先生，已熱烈地參加了這救國運動，向自己的家庭，向所有的親友，徵募國民捐，當她年長的老師與同學們爲徵募國民捐而宣傳演講的時候，劉先生雖因年幼而不能上台講演，可是她活潑地向台下的觀衆募捐，每天要募好幾百元。那時的募捐還分着臨時的與長期的，所募得的款項，都存放到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去。一兩年後，因所募的款項，不足造橋，計劃全告失敗，所有存放銀行的款項，都只好憑捐款收據退還原主。

當她十六七歲的時候，又不知爲了一種什麼用處。這，劉先生自己有點記不清了，又發起救國儲金。照樣熱烈地向她的家人親友招募，她還發動她的全家人，大家不吃早餐，把早餐的錢省下來，作救國儲金，在這情形下，她一個人徵募到六百多元。二三年後，仍因所儲款項不足所欲舉辦之事的費用，仍憑收據退回，不過還有許多團體的與沒有收據的捐款，無從退回，這次她們不再像前一次那樣無條件的放棄，她們把這款項捐給婦女團體作辦學校的費用，

在辛亥革命發生的前年，正是她在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將畢業的一年那時她是十七歲了，她因受着革命同志的宣傳，深感民族革命的需要，再加秋瑾的慘死，又給她一個很大的刺激，她勇敢地加入了天津的同盟會，在孫總理的領導之下努力於革命，

當年，蘭州起義，她們學校裏的地理教員白雅雨先生是我們所敬仰的革命烈士之一。要

去參加，事先她們在學校裏偷偷地忙着爲他印刷宣傳品，準備一切必需的事項，張繼夫人崔劍雲女士，和她的妹妹霽雲，都是她當時的同學，崔氏姊妹與白烈士同赴蘭州，參加義舉，結果，起義失敗，白雅雨先生慘死蘭州，崔氏姊妹潛逃回校，事被校長發現，崔霽雲立即被開除學籍。當時，在帝制的淫威的壓迫下，參加革命是像觸犯天章一樣的大逆不道。如被官廳發現，隨時都有被殺的可能。那校長爲要擺脫他的責任，宣佈第二天舉行畢業考試，好讓她們畢業離校，劍雲等感在此革命嚴重時期，讀書考畢業有何用處，均憤而離校。但劉先生却不聲不響地留在學校裏。

「國家已到了這般地步，只有大家起來革命，考畢業，拿文憑，有什麼用處……」劉先生私下向全班的每個同學宣傳着。

第二天，第一堂便是考教育，全班同學都交白卷，「教育」是師範生最注重的科目，教科既交白卷，學校只好宣佈停課，同學們便趁機參加了辛亥革命，直至民國二年，學校復課，重行舉行畢業考。是夏畢業於直隸第一女師。

在這裏，還穿插着一段劉先生反抗舊式盲目婚姻的故事：

在劉先生八歲的時候，家裏便替她訂下了婚約，對方是一個不讀書的人，她一向反對着這婚姻，雖然那時頑固的風氣是絕對的不允許一個女孩子反對父母所訂下的婚姻的。當她在

第一女師畢業的時候，對方便要求舉行婚禮，她始終堅決的反對着。對方要求如要解約，必償損失，她更反對這種買賣式的婚姻，她主張到法庭去申訴，她願與她的對方共同到法庭上去，由法官出一題目，看誰的文章做得好，只要兩人的文章做得差不多，就可以嫁給他，否則便宣告解約。但這僅僅是她個人的想法，社會與家庭是不允許她的主張實現的。後來，婚約總算在她堅決的反對下解除了，但當她發現她的家人爲了解除她這婚約而偷偷地送了幾百塊錢的時候，她是非常的不高興，還害了一場大病。

民國後，袁世凱稱政，國事還是與過去一樣的一團糟，她感到異常的不滿，便集合起十幾個女友，鍛練拳術，以備將來爲國効勞。不分冬夏的每日早晨五時便起身學習，直到現在劉先生身體的康壯，便是那時鍛練拳術的結果。

民國二年，袁世凱稱帝，定國號洪憲，孫總理不得不又流亡國外。劉先生被這種不幸事件所激憤，漸由民族革命的思想而進至社會革命，成立社會革命黨。她的組織並不像一般政黨那樣的嚴格，在這時候，便認識了中國社會革命中有名的李大劍先生。

此後，有一時期看過不少無政府主義方面的書籍，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曾有一個時期爲她所信仰着。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起來，劉先生又英勇地參加着，爲爭取民族解放而鬥爭，社會革命

的鬥爭，也從此開始了。婦女們也都湧躍地參加着，婦女參政會，女權同盟會也都紛紛地成立了起來，她在這許多婦女團體裏活躍着。

隨着五四的高潮，全國的學生也都組織起來了，並在上海成立全國學生會，劉先生以天津代表約資格出席該會，擔任該會主席。主張取消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

爲了要奠定全國學生方面更堅固的組織基礎，發起赴南洋募捐，民國九年，她被派赴新加坡，馬來半島與瑞瑯嶼等處，化了半年的時間，募捐數萬元，存放南洋，準備回國後把全國的青年組織健全起來，依實際上的需要，然後去電索取應用。豈知回國後，二十一條雖已取消，而全國學生聯合會的組織也已宣告停頓，所捐款項，均存在南洋未動用。

五四運動的高潮漸漸地過去，社會在軍閥的壓制下又歸於沉寂，這時劉先生因感於自身的空虛，擬再求深造，民國九年冬，赴法國留學，不久國內國民革命軍起，共產黨也成立了組織，在海外的同學，受五四時代的影響也都成立了各種組織，爲了挽救祖國的危亡，爭取民族的解放，她在國外參加了政治活動，民國十二年冬回國，正當國共合作的時候，她在廣東爲國民黨服務，

民國十四年，還是段祺瑞執政的時候，總理北上，爲召開國民大會，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這時劉先生來到上海，參加婦女團體的活動，響應經理的主張，並被派爲代表赴北平，

出席國民會議促成會，該會到各地代表二百餘，推舉籌備委員五人，劉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份子，接着她又担任國民黨婦女部的工作，在北平的婦女界活躍着，十五年，軍閥張作霖入關，黑暗勢力籠罩了整個北平，她在這樣嚴重的壓迫下，潛居於東交民巷，艱苦地幹了一年多的工作。

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在武漢宣告成功。成立國民政府，她由北平改裝潛逃出來。在武漢何香凝先生所領導下的國民黨婦女部中工作，並在孫夫人所辦的黨務訓練班裏担任總務上的職務，在武漢工作不到半年，因政局的變動，精神上受到了刺激，不得不以病停止政治活動。

從此她退居家庭，度她家庭婦女的生活，在這期間裏，她生產了兩個孩子，她惟有在家教養孩子為職責，在這期間裏，有不少不諒解她的朋友，誤會她安居清華園，過着安逸清閑的生活，從此消沉了，而不知她這九年來的家庭生活，在她的精神上真若「沙漠」，「牢獄」一樣의 枯寂。

由於何梅協定的訂立，華北形勢更是危急，偉大的一二九運動便在北平興起了。她再也不能鎖在牢獄似的家庭裏，她熱烈地起來參加了救亡運動。一月後，以愛國罪被捕入獄，在獄三個月，一再被審，她只承認愛國外別無他罪，假如愛國是有罪的話，她願一生坐牢甚或

犧牲她的生命也是甘心的。出獄後，還是繼續不懈地努力於救亡工作。只是華北當局的不諒解，對救亡運動的一再壓迫，使得救亡工作不能好好的開展，這是劉先生常深引為遺憾的。

蘆溝橋事件發生，平津又相繼淪陷，有的少青年愛國份子爲了環境的艱險紛紛地離開了平津，劉先生與她一部分英勇的朋友逗留守在平津，從事於敵人後方的救亡工作。聯絡起華北各地原有的救亡組織，和一切的民衆武力，成立華北人民抗日軍政委員會，並在委員會下組織華北抗日聯軍，發動各地民衆的游擊戰，以擾亂敵人的後方，破壞敵人的交通，搶掠敵人的軍火與糧秣……使敵人不能安然地鯨吞我們的華北，——也就是永保我們的華北並進而爭取最後的勝利。爲了華北人民抗日軍政委員會與華北抗日聯軍需要政府的領導與接濟，並相互地聯絡與配合着共同懺滅敵人，劉先生又被派到南京來，與政府當局接洽，當劉先生抵京的時候，正值國府遷移的當兒，她又不得不隨着回到武漢。

現在劉先生已是四十四歲的人了，看了劉先生這整整三十多年來不屈不撓的奮鬥經歷，不得不使人感服。尤其是在這漫長的三十年裡，「戀愛」「家庭」「孩子」……都沒有消損她奮鬥的宏志，真是難能可貴的。可是劉先生還深自譴責着：「從十三歲幹愛國工作到現在，整整三十年了，國家沒有救好，反一天比一天更艱險了，使我感到非常慚愧，三十年來幹了點什麼出來！」

我深信，全國的同胞，假如每個人都能像劉先生這樣努力奮鬥的話，國家也決不會弄到這般田地了。

這幾天來，劉先生整日地在武漢奔走。爲了要成立全國的游擊組織，爲了要集款援助華北抗日聯軍，雖歷盡艱苦，她還是努力地奮鬥着，她曾堅決在向我表示將她後半生的精力爲民族解放而奮鬥到底。

長征中的丁玲

徐盈

十月裏，在西戰場上會到了丁玲，她們一群五十餘人正在興奮地作着戰地服務工作，炸彈聲中，我們曾作長談，她告訴我在這一次長征中的一個片段。——她們是怎樣地通過山西西部。

「那時候，她說，「我們人數沒有這麼多，僅僅不過三十多個。」

從陝西來，過了黃河已經是十月一日了，她們計劃着雙十節能趕到了太原，在那裏要開一個盛大的宣傳會，可是一路上民衆對她們歡迎的熱情，使她們不敢相信能夠依期達到目的地。

到平渡關，這是到山西的第一關卡，大家離開了母親的懷抱，開始意味着有點淒涼。當地的稅警對他們表示親愛，給他們找了一所廟作宿所，那些稅警說——

「半個月前，閻主任就有電報來通知地方當局招待，我們不知道你們這時候來，很欠招待！」

山西是一個所謂實行好人政治的地方，大村小鎮都塗寫着「扶助好官好紳好人裁制壞官壞紳壞人」的標語，在李家操的一所初級小學的招牌旁，還有一塊「公道團團本部」的牌子，在這裏，大家開始了工作；通信股的同志們忙着調查當地情形，宣傳股的同志們去教小孩子們唱抗日歌曲，一會兒，男女老幼都集中起來，他們於是便走到群眾中去，開始了會談。大家談着河東河西，去年紅軍的東渡，今年大家一齊打日本。都是兄弟了！「昔日的紅軍便是今日的路軍。」

談話時，忽的來了一個爛腿邊的老頭子，他提了一籃子大紅棗，又拿了幾隻碗來分發，團員不肯接受，丁玲主任也覺得沒權來接受老人家辛苦得來的東西。老頭子怒了，把棗子硬傾在她們身上，死命不肯要錢，他說：

「我要送給你們吃的，你們難得吃我的東西咧。」

到了屈鐵鎮，走出鎮口時，有一個農民哭哭啼啼的在道旁，他是特地從老遠的地方到這

裏來的，請求這群人來替他伸冤。原因是他借了一位財主的錢，本利已然還清，財主却還給他一頓毒打，對於這，主任也是一樣的沒有辦法，只得給他一點安慰，讓他走去。大家都覺得，這樣的事情，天下皆是，不一定僅僅限於山西，雖然如此，老百姓對於服務團的人們，仍然好極，大家都像老鄰居，曉得演劇，向他們借舊衣服穿，而他們却非從箱子底把發了霉的新衣拿來借給團員們。不可。

前路上來了烟塵，一匹怒馬奔馳過來，馬上有位雄偉的壯丁向大隊致敬，這是前面大事縣的代表，跑來歡迎這長征的一羣。

到大寧，城外有一條城似的隊伍在作歡迎，大家聚會了三個鐘頭，然後列隊走向宿處去。這裏歡迎戰地服務團的標語貼滿了全街。

天還沒黑下來，演劇的場方已團團圍得水洩不通。開幕後，先奏了一個國民黨歌，一個國歌，後由丁玲主任講話，博得了全場的吼聲和掌聲，繼之，是各機關的歌辭，多是推崇和贊美，最後，由副主任袁如致答辭，精悍的身軀在羣衆前講完了話，又受了一次歡呼。

之後，戲劇開始，一直到十二點，觀衆絲毫不表示厭倦，而且幕閉了三次，羣衆們不肯散去。

第二天還是不罷行程，因為羣衆的熱情太可感。這一次加一個短劇名爲「王老爺」，內

容是一個鄉下有錢人，由死亡的頑固，轉變到抗日的道路上來，演完後，公道團的團部便借着觀眾的情緒，提示了關於捐款，繳債，及少年先鋒隊的參加中所發生的類似問題，要求群眾應對此加以特別注意。

群眾看到大隊要走了時，又行來作挽留，並特別對於丁玲主任處表示惜別。服務團是這樣對群眾表示：「等我們打退了日本鬼子，再來和你們同樂，」幾次地重複說了，才有人零星散去。

在紅軍的會場裏有一個特殊作風；便是台上和台下打成一片，維持會場空氣的也是雙方負責。台上空閒時，台上可以要求台下唱歌，台下的，也可以自由要求台下各個隊別和部門來唱，這作風，是可以使會場裏的空氣特別活潑。

從大寧往東，是經過修築的汽車路，現在正在動工，那裏有着千千萬萬的工人在做工，大家要求在那裏作一次宣傳，於是丁玲和奚如交換了一下意見之後，便在那裏作一度的演出。這裏，又受了熱烈的歡迎。離開了工人又上路，夜來時趕到井口村。

六十里的平路趕到了黑龍關，更行進便入山，滿山滿谷是各樣的落葉喬木，紅葉子，黃葉子，斑斕燦爛，塗抹在蛤蟆皮狀的岩石地帶上。河身作了大路，大小不等的石頭子走得人叫苦連天，時間不等人，雖然這樣趕路太原過「雙十」的計劃却早打消了。

到臨汾的第二天，作了一個「國慶」盛大的公演，大隊因有火車可坐，當夜便登上了節裝貨的空車，在寒風凜冽中，大家唱着叫着，一直到天快亮時，才行睡去。丁玲看着她的團員們，一向是在微笑着。

近太原時，便遇到敵機七架在榆次投彈炸毀了彈藥車，慘狀可睹，這顯然已到火線了的確，前線就在太原以北的二百四十里處。

十三日他們到了太原，在那裏他們逗留了一日很長的時間，主要的目的爲了「教育輕傷的士兵，」她們一群輪流在各醫院值日，而丁玲主任却還不時地去探視被俘來的日兵，希望指示他們一條新路。

十月二十五日我從北部回來，正趕上了玲一羣人要出發到東路去，他們的通信部份已到各地前方去，而歌詠等部份也擬今天走榆次，我送走了他們出發，便也向另一方面走去。

最近，因爲軍事的變化，使這一輛隊伍久已失掉音訊，有個朋友新過來，他說，她們一羣人在前綫上吃了不少苦頭現在結集在靈石縣，如何行進，尚在計劃中。（婦女前哨）

丁玲小傳

里富

今年春天，當我在延安府暫住時，丁玲女士常穿着中國紅軍的服裝，在院子裏的幽暗的

燈光中，對我傾說她的生平，她的戀愛，她追求自由的文藝表現的苦鬥，以及她對於未來的希望。

「在聯合戰線之下，已沒有什麼衝突了」她說「我們不再記着什麼舊怨，因為一種新的精神已來到古老的中國，我們大家都抱着一個共同的目標，共同對付我們的公敵，我不願說什麼關於過去的含敵意的話；請你在述記時特別留意，不要讓人家以爲我還記着舊恨才好。」

自從今年正月裏來到延安府以後，丁玲一直在爲「聯合戰線運動」而寫作教導，工作。她已停止了鼓吹階級鬥爭的工作，她甚至拋棄了她那關於被壓迫的農工的貧窮與困苦的，銳利的現實主義寫作，將其全部才用在宣傳工作上，使大眾覺悟必須立即動員全國的人力與物力，才能把中華民族從「人家的侵畧」下解放出來。

丁玲原是湖南的一個小紳士的女兒，她在當時的正統派小學裏受了初等教育，本來大概會平凡地度這一生的，但「五四運動」却煽起了丁玲與全國青年的愛國熱情與打破封建傳統及家庭束縛的渴望。

丁玲追求着更寬闊的天地。不久，陳獨秀等自由主義的領袖們在上海創辦了平民女子中學，其宗旨在破除舊的傳統而實驗社會活動，愛國工作，與正式學習等新理想。

這樣的一個學校，正是一個企圖離開外省的冷靜的死水池而投身于大都市的急流中的年

背叛徒所十分合意的。當將冰之一——這是丁玲的真姓名——決意要到上海去進這學校的時候，她的家庭中立刻就發生了「內戰」她的家屬都咆哮如雷地威脅她，只有她的母親英勇地爲她奮鬥，而且終於獲得了勝利。

得了母親之助，丁玲就到上海去進平民女子中學，在那裏住了兩年。她深深地受了兩個朋友的影響，這兩個人就是王劍虹女士與王一知女士她們都是頗溫和的無政府主義者，不過後者帶有社會主義的傾向。但這學校並不能滿足她們的期望而且時常發生「小孩子的煩惱」在失望與厭惡之餘，丁玲與王劍虹就到南京去住了幾個月，耽沉地讀了許多革命的文學作品，並在她們周圍聚集了一羣新獲得自由的同樣的少女。

不久她們的生活費發生了問題。王女士的父親雖很有錢，但不願資助她在各處亂跑，丁玲的母親也抱着同樣的意見。這兩個少女找不到什麼工作。她們試寫了一些東西，但又買不掉。沒奈何，她們只好決定重新去進學校。以便在家庭的預算表中佔一地位。

她們於一九二三年回到上海，進了上海大學的中國的文學系，作了瞿秋白，鄧中夏等著名社會主義的導師的學生。美麗的王女士變成了瞿秋白的愛人。而丁玲也與瞿秋白的弟弟「非常要好」這時這位未來的中國女作家還只有十七歲，就受了愛神的惠顧。這便學校內外都發生了騷亂，但他們四人却自以爲是閒話不能損傷個人的主義者。後來王劍虹因害肺病而死

了，這戀愛事件也就結束。王女士的生活與死亡，對於丁玲都有極大的影響。差不多在她的全部初期作品中，尤其是在「王女士的日記」與「章護」中，丁玲都把她的好友的生平和死亡場面，重造了一遍。

丁玲不願意再留在上海了。這時候，魯迅的大名正在革命史上掃蕩一切；丁玲就決意去進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藝復興的搖籃——因為魯迅在那裡當教授，同時編輯着兩三種「白話」的雜誌。

她於一九二四年前往北京，但是却發見她還不能立刻大學。她就住在西山一帶，被一羣熱情的年青文藝家與藝術學生圍繞着。她在那裡遇見了胡也頻——她後來的丈夫。這時候，她常非常反對「布爾喬」的婚姻制度，她就遷到北京的一家公寓裏。表面上說是「研究藝術」實際却是與胡也頻同居。在她的朋友們中間，有一個就是沈從文。

丁玲雖不能正式進國立北京大學，但魯迅却設法使她能進去聽課，她就在那校做了三年旁聽生。胡也頻在那時正抱着做「中國的雪萊」的大志，他與沈從文及丁玲一同從事寫作，甚至於還出版了一種雜誌，不過這雜誌不久就停辦了。

在魯迅的親切的扶助與指導之下，丁玲就在文學方面求發展了。她不再想靠賣文糊口，却轉而從事於為大眾寫革命小說的嚴肅工作了。她寫成去撕毀了幾十篇小說，然後才把她的

第一篇嚴肅的小說交給了一位編輯。這篇小說發表後，中國的文學界就開始注意這位初出茅廬的作家的獨一無二的特質了。她變成了新月社的一個主要社員。由這篇小說得到的鼓勵，由她與新月社的關係所得到的知識上感興，以及魯迅的影響，使她受了極深刻的激勵，她就回到上海去，狹居在一個小房間裏，專心從事寫作，前後有兩年之久。她創造出了許多東西來。她的第二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得到了極大的歡迎，在後來連續發表的每一篇小說中，她在作風上與正在覺醒的中國精神的闡明上都顯示了更深刻更重要的發展。

最後，她的隱居之所終於被外界的生活，戀愛，思想，與革命所侵入了。胡也頻從北平南下了兩個月之後，沈從文也來了。他們三人同居在法租界的一條靜僻的衚衕裡，不管過三角戀愛事件在全國引起的詆毀。有時候，由於妬嫉，經濟困難，或政見不同，他們會猛烈地爭吵，但就全體而言，他們這時期的生活是忙碌而快樂的。他們寫作詩和小說，並繪插圖，而且竟出版了三種雜誌，但牠們都失敗或被禁止了。

經濟上困難始終不斷地追逐他們。胡也頻在濟南得到了一個教員的位置，但他很不滿意，所以不久就回到上海來，投身于革命工作中。沈從文似乎並不為他的兩個朋友的熱情所感動，他的影響並使丁玲也留在革命運動的後方。可是胡也頻與丁玲終于做了「左翼作家聯盟」的正式會員——這團體包含着五十多個著名的左翼作家，他們已在中國的近代文學與政治上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當局開始了「肅清文化匪徒」的工作，「左翼聯盟」中有二十多個會員喪失了生命。一九三一年二月間她那二十三歲的丈夫也結束了他前途大有希望的生命旅途。

於是丁玲轉去了沈從文的中庸的影響，投身于反對當時的當局的戰鬥中——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間共產黨宣佈與國民黨聯合戰綫政策的時候。

「左翼作家聯盟」並沒有因牠的幾個領袖被殺而停止工作，它經過一下改組，就開始出版一種雜誌——「北斗」。雖是非常危險，丁玲卻擔任了總編輯的職務，在這火綫上足足支持了一年，直到一九三二年五月間當局派大批警察來到處搜捕編輯人員與那些主要作家的時候。

丁玲逃走了在隱藏期間，她仍舊不斷地向出版界方面送出熱烈的稿件來。除此以外，這時她又忙着奔走於工人，農民，和「被壓迫階層」之間，鼓吹改善工作條件並為她的短篇小說收集材料。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晚上，當丁玲和兩個同志——丁休與潘梓年——正在上海崑山花園的一個宿舍的洋台上喝茶的時候，打擊終於來了。一隊秘密警察，衝到他們的屋裏來，用手槍抵着這三個作家的胸膛，把他們逼到了一個角裏去。接着發生了一場爭執，丁休想趁此

逃走不料竟從洋台摔下來，跌死在街道幾。而丁玲與潘梓年就這樣被「綁」了去，以後約有一年之久毫無音訊。

他們倆到了南京，就被關在一所老屋裏，嚴密地監禁着，絕對不許與外界來往。過了好幾個月這種困苦而寂寞的生活以後，潘終於承認了自己是一個黨員。但他卻替丁玲洗刷得十分乾淨，所以當局就決定釋放她，她的母親被召到了南京來；丁玲在宣了誓以後，得在首都享受某種程度的自由，丁玲，她的母親，和她的孤兒，在官方的監視之下，安靜地過了好幾個月。

在這時期，據人們報告，她在南京「生活過得很快樂」並且寫作「有益的」小說。她的老朋友都深信她已「叛變」了連魯迅至死都以爲她已經「叛變」——這使敬愛魯迅的丁玲十分難過。但是丁玲並沒有拋棄或出賣她的同志們或她的主義，她抓住了第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馬上逃到了北平，又從那裏逃到西安，暫時躲藏着，後來她找到進入蘇區的機會，就跑到那裏去一直住到現在……（文摘七號）

紅軍中的大姊蔡暢

佚名

蔡暢，湖南人，其胞兄即爲共黨要人蔡和森，嫂向警宇，亦爲共黨，曾一度任共黨中央

婦女部長。(均已亡故)蔡容貌頗爲不揚，與古之無鹽媼母，不相上下，然學識則甚佳，其夫李富春，亦爲共黨中重要人物，曾任譚延闓魯滌平之政治部主任，在共黨中，初任上海法南區委書記，繼升江蘇省委書記，再升爲中央軍委書記。兩人以同志而爲夫婦，活動能力，又復不相上下，故頗爲相得。

蔡暢以其兄及夫均爲共黨，故加入共黨極早，復因兄及夫均爲法國留學生，故亦曾隨同到過巴黎與馬賽。民國十四年，與夫李富春同往廣州，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任婦女部幹事。其時共黨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之黨員極多。組織有一支部，稱爲「民中支部」，蔡曾一度任民中支部書記。中央黨部職員中之女共黨亦不少，且均爲共黨要人之妻，如周恩來之妻鄧穎超，張太雷之妻王一知，阮嘯仙之妻袁恬波等是也。

蔡暢在女共中，聲望稍亞於楊之華(翟秋白之後妻)向警宇鄧穎超，但其工作能力，實遠在楊之華等之上。十五年，蔡在廣州時，曾被選爲共黨廣東區委之一，任廣東區委婦女部部長，其地位固極爲重要也。惟爲時不久，卽離粵赴南昌，蓋其時國民革命軍已克復南昌，蔡夫李富春爲第二軍政治部主任，隨軍進駐南昌也。蔡此時除任第二軍政治部主任外，復任共黨江西軍委書記，故蔡亦趕至南昌，與李同住於建德觀十四號。蔡此時任共黨江西區委婦女部長。

國共分裂後，蔡暢即與其夫李富春，同往蘇區工作。念三年一月，瑞金舉行中華蘇維埃政府第二次代表大會時，蔡亦當選為共黨中央執行委員。十月間，隨紅軍長征，為三十個女英雄之一，當時曾謠傳其已在贛南陣亡，實屬不確，蓋蔡雖一路經歷千辛萬苦，然終於平安到達陝北，並絲毫傷損亦未曾有也。蔡為一般女共黨中年齡最長者，故在紅軍中，有「大姊」之稱。

在戰地服務的謝冰瑩

佚名

曾經參加過北伐，而在近幾年來率領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在前方工作的女作家謝冰瑩，曾經到上海前線服務，記者爲了要知道她最近幾年來的生活，和成立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的經過與現狀，以及她對於婦女們參加抗戰工作的感想，特地去訪問過她。

據她談：自從北伐後，她進過女師大，九一八她正在日本，一九三二年，她回國過一次，在廈門省中教書，和黃震結了婚，次年，再去日本，打算遲早稻田，但不幸被認爲有國際共產主義嫌疑，遭逮捕入獄，後來還是柳亞子去電營救才得釋放回國。不過因爲受刑過重，她得了腦病，一九三五年在廣西南寧中學教了半年國文，常常在課室裏昏倒，雖然她同時還

主編南寧婦女週刊終因病體不支，回湖南去休養了，去年，她在湖南完成了湖南的風和一個女兵的自傳，已經幸很苦了，加上四月間母喪的刺激，她神經日漸衰弱。還害胃病，鼻炎，心臟病，這使她在暑假的時候，不得不到南嶽肺癆療養院治療了一月，直到她回長沙，聽到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她想到她的病，完全由日本人所賜，她便下了犧牲一切赴前線抗敵的決心。

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的成立，是她本着只有抗戰才是中華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只有參加這樣的抗戰，中國婦女才能得到解放這一信念而發動的。她說：「北伐後，婦女的活動被到廚房去的口號封鎖過，以致婦運會一度消沉，但是今後的婦女要從家庭中打出一條血路來，這便要看婦女們是否能到前綫去，和武裝同志共同抗敵了。」

關於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的組織情形，大體如下：全團分五組，每組有組長一人，組員三人，每組的工作包括救護傷兵，民衆宣傳和偵緝漢奸，各組外，設正副團長各一人，會計，庶務一人，交際二人，宣傳一人宣傳股內有歌詠和演劇組。她們在出發的時候，共有團員廿八人，年齡大多數是十七歲到廿四歲，只有一兩個人滿卅歲。學過看護的佔三分之二，學過童軍和軍事訓練的佔三分之一，工作時間爲九九六制，（即將每日廿四小時分爲三班夜班工作六小時，餘二組工作九小時）每個團員必具的條件是：身體健康，思想前進，耐勞吃苦，肯勇敢犧牲。全團紀律有四點：一要能犧牲家庭愛人，丈大兒女及一切。二要能切實工作，

不唱高調，不抱其他企圖。三、絕對不能和軍官談戀愛。四、要能與士兵共甘苦，同生死。本來在八月十號該團成立時，有四五十個人要求參加，到十四號出發時，半數因條件不合被淘汰。她們在上月十八抵前綫，分配在各野戰醫院。

她們的服裝一律穿灰色軍衣，圍皮帶，裹綁腿，行軍時佩水壺，急救包，乾糧，軍毯，飯碗，筷子，漱口盃等，她們的頭髮全是截短向兩邊分開的，腳上着黑膠底跑鞋，這樣，在她們下決心以後，全都把水粉，胭脂，高跟鞋大批地贈給朋友了，她們全體曾發誓：如果誰談戀愛，就請回到後方去，就這一點就可想見她們的生活是如何嚴肅了。冰瑩此次由前綫到上海來的任務，據她說，是軍部派她來和各救亡團體接洽前綫所需要的書報，慰勞品，救傷藥品等，並且為該團團員製棉大衣，換洗服裝。

到滬第一天中，她除已見到過何香凝，郭沫若，柳亞子，沈鈞儒，沈茲九等外，並曾參觀過國際第一難民收容所。當衆報告了一天的恐怖生活，從她報告中，大家知道，前綫的漢奸問題，救護問題依然很嚴重。她希望後方能不斷地組織並訓練有担架，偵緝，宣傳技能的男女同志，她前綫去。

談到她個人的戰地生活，她總是自稱老兵。關於捉漢奸，審俘虜，在泥潭裏跋涉，草地裡避敵機，砲灰中寫從軍日記，無不覺得津津有味，興致勃勃。

當她和記者提別時，只興奮而簡單地說了幾聲：「戰地見！」（立報）

中國的奈丁格爾蔣鑑女士

子岡

（一、）在傷兵的床前找到了她

漢口的第五陸軍醫院在慈善會裏，經常地在那兒住着六七百位自東、西、北、各戰場負傷歸來的戰士們。在三個月裏從這個大門裏經過的傷兵總數，（有的傷愈重上前綫或回家，有的轉入別的醫院。）大約在三四千以上。

從前樓穿到後樓，又從後樓跑到走廊裏，我搜索着一個穿了白護士衣服的矮小身材，有一張忠厚臉子的蔣鑑女士，也是三個月來一直在這兒服務的。然而在這對我并不陌生的大樓裏我茫然了，我打聽着在廊下散步的輕傷士兵。

「噫，你找的是周太太吧？她在三號裏，在換藥！——她總是在這六個號子裏的，好找！」在這兒，大伙兒只知道周太太，漢口名西醫周明棟的太太。

好心的士兵用他掖下的木杖指着一個大房間，帶着笑，好像他很願意盡這個小義務。是一間睡九十九位傷兵的大號子，才開過飯，勤務兵們收拾着「殘藥」，晃動在眼前的一

顆顆灰色的星點，而這些灰色的星點上又光榮地添了一個個猩紅的十字，在棉被上，棉袍上。他們在說笑，在扯開了嗓子哼唱，也不知是哪個高了興，還在吹着口琴。

可是也有人在幾個角隅裏呻吟，是正在換藥的士兵們。終於在一個九十八師傷兵的床前找到了她，周太太。那位士兵伸了一隻腫漲得如同吹了氣的手給他，在手心手背上，在手腕的骨節邊，埋在裏面的炸彈碎片多得好像是一隻壞梨上的蟲疤。

她熟練地運用着兩根針子，把爛洞裏的紗布細條抽出來，從橡皮噴子裏擠出漂白粉和硼砂的混和溶液，這看去像是汽水一樣的溶液沖下了傷口上的血膿，殺死了多少細菌。

「輕一點，周太太，痛得凶呢！當兩根針子又塞進了一條蘸了溶液的紗布到爛洞裏時，那位傷了的士兵喊了。」

「就好，就好！身上的傷不全是吃了幾十次痛好起來了麼？這隻手好了，就可以走了一。」

「對了，周太太！我的手快好了，就是它不好，我的左手也會開槍打敵人的！這大漢笑了，宛如生病的孩子聽到母親的預約病愈後的什麼禮物，在蒼黃的臉上燃起了紅雲，這位母親的預約是：

「傷好了，再到戰場上去拚死了幾個敵人吧！」

把繃好了紗布棉花的手輕輕放在被窩裏，周太太拿着這換藥的傢俱，去找尋另一個需換藥的人。

（二、）他只有十五歲呢

「來來，你隨我去看一個五十八師的小孩吧，說是十七歲，可是實足年齡也就十五。這麼大的小兵身上有十四個槍洞……」蔣女士一面說一面搖頭，她似乎是抱怨敵人太狠了。

這負了十四個槍傷炸彈傷的十五歲的孩子就躺在一間小號子的門窗旁邊。一條棉被同時又當了褥子裹在他身上，身材是那麼矮小，如果頭顱再小一點，真像是初生下來包在小被裏的嬰兒了，他的臉有點像韓蘭根，可是却沒有扮鬼臉的心情，嚴肅地在與創痛掙扎，時常在皺眉。

是的，他已經扮過了一幕人生最壯烈的悲劇了。

「曹阿狗，換藥吧！」蔣女士喊着，揭開他的棉被，十四個創洞在換過藥的一天一夜中，又在排出一些膿血，有一陣腥味泛上來。

蔣女士的頭伏得更低了，幾乎接觸到那張小臉。

「呀，是周太太！」

阿狗輕輕地吮着，張開了小眼睛。他是守南京時傷了的，從浦口下來，在途中九天沒有

人顧到他的傷口，一直到了漢口，第五陸軍醫院，才在人堆中發現了他，四天來她特別關心着他。阿狗還不斷地在換藥時打聽戰況，當蔣女士哄他說南京已經收復時，他高興得從枕上抬起頭來說：「好好，」南京總算收復了，我阿狗也不白傷，我傷好了還要去打東洋人的！」

「周太太，你說真的可以裝一隻假手麼？」

「可以，可以。」

原來他的左拳已經沒有了，纏了白紗布的左臂短了一截。

「假的左手也一樣能動，能握我的右手握槍麼？」

「阿狗，你放心，我周太太向來不騙人的。」周太太正給他解着傷口，天啊，在那柴桿一樣的細腿上有兩處傷的口子有奉化水蜜桃那樣大，這兩個水蜜桃破開了，流着紅的血液和黃的膿水，爲了瘦的原故，桃核——骨頭——已經清晰地可以瞥見。

「呵喲，輕一點，周太太，痛死我了，呵喲，印心肝地痛呢……」他說着，一口無錫話在呻吟的時候更透露出他那和蠶稚一樣的聲帶。

細帶纏滿了他的身體，聽說回教徒瞑目以後是纏了白布下棺的，阿狗的情形也差不多。

蔣女士問他吃不吃牛奶桔子，她願意他食慾好，多吃，這樣傷口容易痊癒。

「不要吃，你昨天給我的我還沒有吃完，周太太你說我想吃什麼呢？吃……餛飩吧！」

爲什麼他忘不了餛飩呢，我記了起來，在京滬綫上的小城市中，不是個街頭巷角都不缺少餛飩担子麼？阿狗從軍才一年，過去他是裁縫店的學徒，雖然他沒有福份天天吃到餛飩，可是他是有很多的機會看別人吃的。

「這孩子很貧血，他混身是臘黃的，偏偏食慾又不好，真是——」走出病房，周太太傷心地嘆息着。

（三）傷兵兒子，流亡女兒

周太太自從蘆溝橋的炮火一起，便預料抗日的持久戰爭將開始了，她和當地許多位太太們商議辦救護班，終於在八月初成立了第一班，起初來的人很多，後來畢業時只剩四十多位了，她自己也是從那第一班中畢業的，過去沒有學過一點的醫學。

「當我聽說傷兵醫院設到漢口來了，我打消了去石家莊的願望，想就近服務也是一樣的。在九月十九日我獨自個跑來找院長，起初他說怕太太們吃不來苦，沒有恆心！被人伺候和伺候人是大大不相同的，可是我向他担保，一定好好幹下去，於是便在九月廿二號帶了看護班的同學來了。三個月裏我天天從八點工作到四五點鐘，只有昨天沒有來，因爲死了太婆，傷兵們有的已跑到我家裏找我去。」

三個月來她的努力造成了她和士兵中間的感情，許多傷兵像小孩子一樣天真地聽着周太的叮嚀醫院方面下來的命令他們不接時，只要周太太一調解就成了。

「在十月下旬有許多傷兵已痊癒了，上面下令叫他們再上前線，他們不肯，當局叫了憲兵來押解，當然他們更不情願了，後來我說：「弟兄們個個是英男的，不必憲兵押，我們護士班的學生排了隊在前面唱歌送你們，我們把你們的傷醫好，就是想替國家挽回一分力量呀！」

「那行，那行，送我們走，像話！」

「幾百個弟兄一齊回答，終於歡歡喜喜地送走了他們，缺衣服的我們又從婦女抗敵後援會中募了送給他們。我們要用合理的態度待他們才行。」

三個月來。周太太以自己的力量也送了不少東西給醫院，從茶壺，飲桶，棉花以至藥品。她存着許許多多傷兵請求她送衣送藥的信，有的傷兵模稜得怕蓋了章不夠！還印了指紋。她們離開醫院以後不斷地寫信來問好：

「周太太，你還在醫院服勞麼？我盼望你比南山，我到了前綫絕不忘記你，將來我如能活着回來，一定你要還很健康地給我看見呀！」

「周太太，你救活了我們許多弟兄，你和我們是一樣為國家出力，你在後方好好給弟兄

們數傷口，我們在前方多多殺死敵人，將來好有臉來見你！」

他們用各種顏色的筆和良莠不齊的程度寫出了他們的白紙一樣純潔的心地，他們是很少受過這樣忠誠的待遇的。在醫院中傷兵們最討厭的是打了小旗去巡邏一遭，訓話似的來一套講演的苦勞；他們要的是實實在在的有恆心的幫助。

周太太她們辦的救醫班已經畢業了三期了，爲了同學的流動性很大，現在總計三班實在各醫院服務的只有六七十人，這六七十人。分派在岳州應城魚城簪州……各地，在武漢的也不少。第×班正在醫劃中。

第三班中有九位是戰區流亡同學，她們有赤熱的心替傷兵服務，但生活沒法維持，周太太爲了完成她們這志願，自己租了房子供給們住宿，醫院裡只供兩頓飯，怕她們年輕力壯的小夥子挨不了餓，每天每人由周太太供給五分錢早點錢。於是這些流亡的同學們安心地在爲傷兵們數傷口，午後寫信，補衣，整理房間，使千百個受傷的戰士們得到了比熱水汀更大的溫暖。

「所以醫官在說呢，我有這麼多傷兵兒子，和一羣流亡女兒，因此每天再也不能一刻忘懷了醫院。」周太太一面說一面笑着，她的三十五歲的容顏似乎年輕了許多，然而慈祥得又似乎老邁了許多，她有着這樣多光榮的兒女！

(四) 傷兵是可愛的

「許多人說傷兵野蠻可怕，我不信，我不服氣！」

於是周太太滔滔地講出她和傷兵相處三個月的經驗來。

「我們的傷兵東西南北各方的人都有，可是他們是一樣的純樸忠良，他們的要求很低，在參加了民族抗戰負傷歸來以後，他們不應該受到很迅速見效的療治麼？不應該把血衣換一換清楚麼？不應該吃得比青菜豆腐湯好一點麼？不應該受到一些和善點的囑咐麼？」

「然而在後方醫院裏，他們往往是連這些最低要求也得不到的。有的脾氣很傷感，在我初來時，有的士兵看我進了門就罵：

「媽拉個皮，爲什麼不早點來？老子的傷痛死了！」

「我只好耐着性子告訴他，我有家裏的事要理，他上前纔是爲了國家，我來醫院工作也爲了是國家，應該互相尊重一點。他也就安然了。」

還有一次，我和一個同學同在病房裏給傷兵換藥，有一個傷兵吵着要那位正在給另一位傷兵換藥的同學縛縛細帶。那位同學年輕，說話難免火氣一點，要他別吵，說一雙手同時作不了兩件事情。傷兵可罵起來了……

「你沙家巷你婁子養的！你擺什麼架子哪？」（註：沙家巷是漢口下等妓院聚氣處）。

「我沒有辦法，只好把同學罵了一頓，說她不應不和氣點說，掩好了這位的藥就來給你縛綑帶。那位傷兵羞紅了臉，半認過地說：『周太太你真狠，我狠不過你，明明是我錯了，你還罵你的學生，真叫我難過！』以後，這位傷兵很守秩序了。」

「來傷兵醫院的姊妹們都要有耐性，要下決心，至於說什麼血與膽可怕，這我是不相信的，只要下了決心，送死也不可怕，士兵們在前綫衝鋒不更可怕麼？武漢的民衆還沒有好好地動員起來，就是對於近在眼前的傷兵這樣冷漠，太不該了。女護士還不夠，婦女還應該組織洗衣隊……事情多得很多，可惜沒人做。」

最近，第五陸軍醫院的傷兵們還自動地每人捐出壹毫錢，送扁額及金質徽章給周太太，送銀質徽章給女護士們，送扁額去的那天三百多傷兵沿途放着鞭炮送了音樂隊一直送到周太太家裏。事前周太太極力擋阻，但是士兵們的熱情是梗直的，周太太的一隻手不比河閘，攔不這急般湍奔放的河流。他們沿途喊着：

「武漢的民衆起來，學周太太的榜樣！」

「相信周太太的話抗戰的最後勝利是我們的！」（周太太送給他們的茶壺上鑲着：「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

送去的前一天，他們把禮物在醫院裏供了一夜，紅燭高燒，大夥兒向禮物行禮。

在空襲警報時，傷兵們總紛紛地要安置周太太：

「躲一躲，周太太，你不應該被炸死，天也要保佑你的，不要怕！」

傷兵傷好回鄉歸來時，常不遠千里地帶來幾斤大白菜和紅薯來送給她，這一片誠心是沒法說了。

「我很慚愧，我並沒有待他們特別好，只是以誠心相待，我不值班，只要有傷兵的傷口待裹時，我可以不吃飯地工作下去；有時走出醫院大門又碰到了新下火車的傷兵進來，我可以回轉身來再穿上我的工作衣服，再拿起棉花紗布機帶剪刀和藥品」。

來「醫院工作的人應該抱定」我是來服務的「決心，不要呆板地定出時間，或客串似的隨便來隨便走掉，我們全民族只有這副身的一個機會了，我們也還有這最後一個光榮服務的機會了！」

不是用美麗的花冠加在我們的奈丁格爾蔣麗女士的頭上，而是希望由於沸這一顆水恆達於沸點的心，激起我們千萬姊妹們從事救亡工作的熱情。

史良女士會見記

佚名

史良女士的名字，大家都是很熟悉的。近幾年來，許多男女青年在她的號召與領導之下，都熱烈參加了民族解放的事業。最近她從香港來漢，記者會見她時，她的精神還是那樣飽滿，好像在鬥爭中，她是永遠不知道疲倦的。

史良先生首先談到華南的救亡運動，她說：「華南的人們給我的影響太好了，他們的救亡熱情真像海洋中最有力最高漲的一個浪潮。在帝國主義勢力下的香港澳門等地一切工作都受到阻礙，當局不許他們用「救亡」「救國」等字眼，他們就用「兵災賑濟會」「鄉村服務團」等名義來開展募捐宣傳等工作。尤其他們對於郭沫若章乃器諸先生更是歡迎得不得了，但是每一個歡迎會都具着同一的意義，就是要請指導救亡工作開展的具體方法，甚至有時目的是要在歡迎會上取得當地各國團體的聯合。他們希望以外力來推動工作的心是異常迫切的。爲了歡迎郭先生我們記得澳門派代表坐着海輪來往港澳六次之多，菲律賓南洋等地甚至提出願供給路費與很大的薪金。他們的熱忱和努力，是獲得成績的。在澳門的各界聯合歡迎會上，產生了廿餘團體組成的文化界救亡協會籌備會。那從來不接頭的三個澳門婦女團體，也在婦女界聯合歡迎會之後繼續進行座談會。在香港，成立了一百廿餘校的学生聯合賑濟會。」

港澳最普遍的工作，是募捐和抵制日貨，那兒的朋友就利用這種形式來進行宣傳與組織民衆。其餘識字班，工人夜校，鄉村服務團，救傷班，歌詠團等都成立得非常之多。在澳門

，一個織造廠的老板，很明白大義，曾自動幫助工人成立讀書班，允許他們參加救亡工作。至于我在那兒，最高興推動各團體共同成立座談會。因為通過座談會，可以使他們對救亡理論有更深刻的認識，對工作方法有交換意見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能促使許多團體團結一致，合力工作。我感覺那兒幹部人才也很缺乏，任何一位較有希望的文化人到那裏去，就可以成爲推動工作的中心。這種現象，在內地各處都是一樣，所以文化人分散到各處去，是很迫切的要求。

最後談到救亡運動的觀感，她認爲：「有些人只講前綫重要，不過我想後方是更值得注意的。在那些將成爲戰區的後方，我們應當早點把工作開展起來，佈置成鐵的堡壘，不然，如果一旦成爲戰區，一切都恐怖，紊亂，工作就較困難了。其次，我覺得每個人要站在崗位上努力。假如你是學生，就首先要把自己週圍的同學組織起來工作。如果你是機關職員，就應該把救亡工作的種種子在辦公處栽培起來。關於婦女方面的工作，我在「婦女生活」最近第八期上已經詳細的談過了。我本身是婦女，所以對婦女工作。最覺興趣，同時也覺得負有這責任。希望少數前運的姊妹們耐心把成千成萬的中國婦女組織起來。我們女同胞不能再被敵人的魔手蹂躪，而要挺身把刺刀來償還我們的血債！」用力地把拳頭捶在桌上結束了她的談話，茶杯裏的水，「嗒」的一聲沾到記者的手上。

（新華日報）

英勇的女童軍

楊惠敏訪問記

佚名

一天的下午在一個朋友地方會見了去年在上海四行倉庫冒險送旗的女童子軍得惠敏小姐，從他的外表上就可以看得出他有一從活潑，勇敢，堅決的性格的特性，的確，他太天真了，好像是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

楊小姐和記者首先談到他的身世，他今年剛滿廿四歲，家鄉就是被敵人佔據了的鎮江，家裏有父親母親，和十個姊妹，一個弟弟，現在都分散了，他在南京三民中學畢業後，就考進南京土地局主辦的土地測量班，畢業就在局服務了一年，後來轉到廣州去教了一年書，又折回上海在大衆小學裏繼續教育工作，在「八一三」抗戰發動時，就參加上海市童子軍戰地服務團第一團裏面服務，隨着我們抗戰的部隊出發前線，在難民收容所及傷兵醫院裏工作，她說平時對戰地服務最感覺興趣，「九一八」事變後，曾經參加南京各校代表團赴熱河察哈爾等處，參加抗日工作，所以對戰地服務，並不覺得怎樣危險。

後來記者和她談到在上海四行倉庫送旗的經過情形，她很謙虛的對記者講這件事，本來

算不了什麼，我起先只是爲了愛國情緒的衝動，並沒有想到什麼，「危險」和「風頭」，所以在上海，南昌許多人找我談，我很害怕，不敢隨便講，現在要我談，當然還是害怕，不過爲了我重複答復許多朋友的問話，我只好將這次送旗的事實，畧爲講一講，也可以減少我許多麻煩。

在我軍奉令後退的時候，我正在難民所裏服務，我還記得是在去年十月廿五日那一天，正是我們英勇的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的消息，傳播了全上海了的一天，我被這個驚天動地的消息感動了，我和全上海的同胞都是極關心我們「八百壯士」的消息，當時聽說，四行倉庫已被敵軍包圍，接濟通訊很成困難，我很想擔任這種工作，恰巧我們團部裏正在徵求志願擔任此項工作的人，我立刻向團長報告，我願意去，這是去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事，當晚我就開始做這種「冒險」的工作了，第一次是運送電話綫給八百壯士，左腳綁了話筒，右腳綁了電綫，向公共租界的鐵絲網爬過去，不湊巧被英兵發現了，攔着我不許走，英兵問我是男是女的，我答應是女的，我和他們拚命交涉，辯論，無論如何要爬過去，他們被我說服了，讓我過去，很僥倖的達到了四行倉庫，使我完成了我們「八百壯士」與外面互通消息的任務了，從這一次以後，我經過公共租界街口的電網，當然是便利多了，英兵對我的任務很表同情，給我們許多方便，使我們繼續的運糧許多民衆的信和長官的命令，我常常在敵人榴彈炮彈底下爬

來爬去，目睹着四週揮着太陽旗，我很痛心，我很難過，我相信我們八百壯士死守的四乘倉庫，當然還是我們的勢力範圍，我們的八百壯士死守在這裡，這戰績，是多麼英勇呵，當時，就觸動我送旗的動機，我決定送一面最大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給「八百壯士」們，插在四行倉庫的最高屋頂上，使全上海的同胞和我們的友邦人士知道，我們八百壯士在那裡英勇死守的偉大戰績，後來，我回到團部之後，我就向市商會交涉，請求買一面十五尺長的大國旗交給我送去，當承商會的負責人答應照辦，到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我就將國旗紮好了包裡，仍然沿着原來的路綫，經過英兵守着的電網爬過去，直到下午四點鐘才爬到四行倉庫，我們英勇的「八百壯士」和謝團附楊營長等看見我們燦爛的國旗，當然是興奮極了，全屋空氣，異常緊張，我和謝團附商量，決定將我們的國旗插在四行倉庫最高的屋頂上，可是屋頂上的旗桿早就折斷了，沒有插旗的東西，大家想了好久，才尋着了一根大竹椅子，於是在窗日下午五點鐘的光景，我們勉強將我們的國旗在四週太陽旗叢中的最高屋頂上豎起來了，自由地飄揚在我們美麗的天空，這是多麼令人興奮，好像上海全市的心和精神，都是寄托在這面國旗上面了，在第二天（就是十月廿九日）上午的早晨，我們的國旗才被全上海的同胞和我們的友邦的人士，發現在四行倉庫最高的屋頂上，當時的欣快，欽敬的情緒，的確，不容易在辭典上找出一個最恰當的形容句子，實在是太使人興奮了，我們死守四行倉庫的八百

壯士的英勇成績，從此更使人注目了，永久炫耀在世界上空前的戰史裡，楊小姐講到這裡，太高興了，稍停一會，又接着說，我自從這次任務完成之後，英海軍司令對我太愛護了，替我拍了許多照片，並且給我許多獎勵的話，當時在上海的中外人士只知道送旗的是第四十一號女軍，並不知道我的名子，因為我不願意使人家知道，我覺得這件事，並不是出風頭的，所以對任何人是保守秘密，一直到八百壯士退出四行倉庫之後。

記者接着又問他，送旗之後，還到四行倉庫去嗎，他很活潑地的說，「當然是繼續去，多半是在每天夜晚十一點鐘，至三點鐘，運輸民衆的慰勞品，從那天送電話繞起，一直到十月三十日止，一共爬了五天五晚了」，記者聽到這裡很驚異，問他在這五天五晚裡，是否感覺疲倦，他說，「這算不了什麼，工作的時候，不但不疲倦，反而高興極了，忘記了什麼休息睡眠和危險」。

最後記者問他如何退出上海，今後準備怎樣，他說，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引起了倭寇和漢奸的注意，工部局關照我，最好是離開上海到內地去，免得遭了鬼子的毒手，於是我離開了上海，沿着浙贛路輾轉的退到了南昌，曾經晉謁南昌的黨政當局致敬，承他們過份的接待，留我在江西傷兵管理處服務一個多月，我這一次來到漢口，完全是爲了晉謁蔣委員長蔣夫人以及中樞當局致敬請訓，在這裡住幾天後，就隨同×部到××繞，參加前綫戰地工作，決不

願意留在後方過安逸生活，吃舒服飯，我覺得年青人吃苦冒險算不了什麼，應該不斷鍛鍊自己。

談到這裡，已經是下午八點鐘了，記者就和楊小姐告辭，末了他並將譯好一句德國軍歌，「拿出你的心和手，鞏衛你的祖國」託記者轉贈給小朋友們。（中山日報）

中國的婦女在暴風雨中

德美脫

我到了上海的那一晚，就到跳舞場去跳舞。我像老上海一樣，隨便行走，過靜安寺路，走到距離跳舞大門數公尺的時候，我看見兩個穿紅十字會制服的女護士，覺得希奇得很，便停止前進，自己問自己道：是不是將跳舞場改做醫院？這種假設是可能的，若果我沒有看見其他三個姑娘在門口出現的話，那我一定會離開這個地方的。這三個姑娘都是中國女子，其中一個滿身蓋着紙花，這更使我驚異了。若果中國人的風俗不論奇異到怎樣，也不會有病人把紙花丟在看護的身上的，於是我走近她們，問她們我能不能進去。

「付兩塊錢門票，你便可以進去。」她們回答我：「今天門票要兩塊錢，因為今天晚上我們將跳舞所有的收入，捐助中國傷兵……」

數分鐘後，才明白奧妙，我進到場中見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個舞女都穿着紅十字會制服！香賓酒瓶的塞子跟平時一樣地跳着，飲，跳，耳語，愛憐，酒醉，和別的晚上沒有分別；所不同的便是舞票平時是一角，這天晚上便要兩角半。在每張舞票上都印着紅十字標記，因為上海的舞女們，決定在戰時每禮拜一次將所有的收入捐助軍隊，她們自己一文錢也不要啊……

中國婦女，下自苦力的妻子，上至要人的夫人，每一個女人都盡她所能以貢獻熱烈抗敵的舉動。當孫夫人發表小冊子的時候，蔣夫人做宣傳的文章，孔夫人在無線電台播音演講，籲請人民購買救國公債。青年婦女在各傷兵醫院服務的，不下千數。更爲英勇的是：她們在虎列拉或時疫醫院中自盡義務。我在膠州路醫院中看見一個富有的某銀行家的小姐洗碗筷，另一個收集傷兵的血衣血棉等，我看見她們在康騰脫路殯儀館門口哭泣她們的丈夫和子女被炸爛的尸體，我看見她們在遊行隊伍之前搖動着國旗高呼抵抗到底！每個在上海的人都知道一個青年的中國女子在她的屋子裡舉鎗要向侵入城郊的敵人射擊。白人志願兵得知這個消息，冒着生命的危險去找尋這個娘子軍。可是她拒絕這些白人的勸告，不肯離開險地。後來他們用力把她拉到難民收容所裡去。一小時後這個勇敢的婦人便產下一對孿生子了！……

當華人豫備慶祝雙十節的時候，上海被圍的戰事還在進行着。在慶祝前幾天，有一個富

有商人的姑娘宋小姐到華軍司令部去請求發給運貨汽車數輛，以便將她和她的朋友們所捐助的物品運往上海前方去慰勞作戰的將士們。司令部的人謝絕宋小姐可愛慕的舉動和愛國的熱忱，並說非特沒有汽車，而且到前方去是很危險的，請她把些東西給窮人，難民或傷兵醫院中的傷兵。

雙十節天方亮，宋小姐和的女朋友自己租了一輛運貨汽車，將所有物件運往浦東前方去。在途中遇見日機前來轟炸，在機關槍掃射下，她們急躲路旁的小溝中，滿身都是泥污。數小時後，日機已去，她們重新又向戰場中駛去，到目的地後，將慰勞品分發清楚，然後回來。歸途又遇着日機，較前更危險，但她喜歡地回到上海。

凡是熟知蘇區情形的人，都是一致地確證在朱德將軍統率的軍隊裡作戰的女子是和他們男同志一樣地勇敢。雖然歐美人祇知道中國女子是嬌弱的，可是紅軍中的娘子軍對於知道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的時候中國婦女戰死沙場的故事的人是一些沒有希奇。所以一旦揚子江和太行山的區域炮聲隆隆的時候，看見中國婦女放棄她們的家庭，到戰場拿槍枝，刺刀，手榴彈，是不足為奇的。

人們以為只有鄉間做超人工作的壯健的女子，在風俗，遺傳，和自然的環境下，才覺得夠強去隨男子——或者先他們一步——在戰場裡過日子，纔是錯誤的。為中國澎湃的民族主義

潮流所激動，都市女子已不是從前的女子那樣深居簡出，決意追隨太平天國戰死沙場的婦女們的榜樣了。從前，在歐美，中國時裝風行一時，幸而現在遠東並沒給歐美的時裝什麼影響，否則或者我們可以看見婦人帶着鋼帽穿着戎裝，腰掛兩手溜彈了！（法國 *La Esprit* 作新譯）（譯報）

馳聘戰場的新女性

朱慧

我們由延安出發，渡過黃河汾水，越盡羣山峻嶺，在晉東晉西北工作有五個月之久了。戰場上許多悲壯的事蹟，我想不必在這兒敘述，相信許多由報館派出的前線記者已經描寫得很多，而且很確實很生動的被刊印在許多報紙雜誌上了。我現在所要介紹于親愛的讀者諸君之前的，——尤其是樂意介紹于我最尊敬的熱心救亡的女同志們之前的，是關於我們女性在西戰場的活動情況。

大約我們婦女界早就知道有一個八路軍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在山西各地方工作着。

「西北戰地服務團」底組織形式是這樣的——



它底上級指導機關，是八路軍總政治部，在秘書處，宣傳股和通信股之下，還有許多組。工作委員會是全團計劃工作，檢查工作的極其民主的機關，由主任，副主任，秘書，股長等所組成。但一切工作的執行和監督，人員遷調和責罰，則由主任副主任負責，這又是很集中的。

全服務團的工作人員（雜務人員在外）有四十多人，我們女同志佔了三分之一。這些女同志有的是抗大的畢業生，有的是平津各地的流亡學生。她們現在不僅是從外表上看是些兵，就是從她們的體魄上看，也真毫無愧色的當得起這光榮的稱呼——兵！她們在實際的工作中，已經鍛鍊得那樣的強壯勇敢而堅定。雖說她們都過過溫柔的家庭生活，和堂皇的學校生活，可是她們絕不留戀那些。從廣溝橋抗戰的砲聲一響，她們就慨然從學校裡跑出來，從家庭裡跑出來，脫去了西裝和旗袍，換上粗灰布的軍裝；脫去了高跟鞋，換上粗麻錢的草鞋。當她們初加入服務團時，身體顏色實在都很脆弱，但當她們吃慣了小米和南瓜，走慣了

每天（或者夜間）五六十里的征程，她們却漸漸養得胖了，養得結實了。

一個住過燕京大學的「天津小姐」不時摸着她那紅得發黑的圓圓的臉兒向我說：

「嚇嚇，早晚得小米吃得胖子，我早先真不該花那許多錢去吃麥片和牛乳的！……」

最使我感動的，是每當她們的腳板在崎嶇的山路上磨爛了，男同志們想替她們揩一揩包的時候，她們總是泰然自若地回答道：

「不」，「同志！……我實在一點也不吃力呀！……」

尤其使我不能忘却的，是一次在途中我們碰到九架敵機襲來的事。那些惡魔似的飛機，在我們頭上低飛着，用機關槍朝我們掃射，直使我們躺在地下有十五分之久，有一個女同志的棉褲被牠射穿了，但敵機沒有傷到肉，事後我們爲她慶幸，但他一面用手抖去衣服上的泥土，一面用凜然而輕蔑的神氣遙望着那些飛遠了的敵機說：

「哼」，這算得什麼呢？……

這位女同志，是上海特區法院一位法官的女兒。

她們不知道什麼叫作苦，什麼叫作危險，因爲她們早就把一切，甚至於生命都交給了這神聖的抗日戰爭！

她們這種爲了拯救民族，爲了保衛祖國的火熱的情緒，必然使工作得到顯著的成績，許

多婦女同胞——包括知識婦女，家庭婦女，女工和農婦——她們的號召之下起來了，加入了婦女會，甚至有的加入了決死隊。

於是，在山西的前綫上，就有了不少的女同志正挺着胸脯，朝着敵人的炮火進軍！她們的步調是那樣的堅定，她們的氣魄是那樣的英豪！

新女性在成長着，就像獨立解放的新中國在成長着一樣啊！（新華日報）

我在西線上所見到的女戰士

秋江

在懷來縣至橫嶺城的這條路上，我看見過幾個婦女們的動作：

一大批的生力軍增援橫嶺城前綫，在板達峪休息，她們代替了男子，出來担水給火的款待上火綫的戰士。沒有羞答答的藏起來。

另外一個村子來了很多的傷兵，要村公所裏派人送懷來，一個婦人恐怕派她的丈夫去抬傷兵，把小孩子給丈夫，她一個人回去，她丈夫要是去抬傷兵，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回來去，等她丈夫回去，她把大門一關，村長去叫也不開。

可是一位老太太，就賢慧了！她正從樹林裏提着一筐沙果出來，一位傷了面部的戰士，

倒在路旁苦痛的呻吟着。「嘿！怪可憐的；吃幾個沙果甜甜嘴吧！」邊說邊捧出一大堆果子，塞進傷兵的手裏。

退出察南時，在桃花堡附近的小莊上，我遇到了這樣的婦人：

我們要給牲口飲水，沒有水斗汲水，由村人領我向一家住戶去借，很有禮貌的說明來由，這位婦女一聲不答，把腳底踏着的狗鏈子一鬆，請我們滾蛋。

在大同我遇到的：

一個天鎮的青年女子，太原女師的學生，天鎮快要失陷時，她一個人逃了出來。要加入山西的決死隊打回老家去！

大同退却的夜裡，小趙家莊上的一個婦人，她要跟我們逃難，不願意坐待着受日本人的欺侮，臨走時，她又捨不得三缸小米子，要把袋裝着帶走。

在綏遠戰爭時，太原女師的學生曾表現過很好的服務成績，但是，這次戰爭中沒有她們的活動，另有太原女子職業學校的學生組織了一隊，幫助各後方醫院救護傷兵，現在這一顆碩果，是否還存在？是值得我們懸念的，每個女子都跑上前綫去參加實際戰鬥，成績不一定能夠超出後方工作。朱德先生不很贊成女子到八路軍去，我想他是原因的。

閒話少說，還是來談我在西綫上所見到的婦女們。

北平的婦女救護隊，由保定退到太原後，加入山西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後，她們受遊擊戰術訓練，隊長張子餘女士特別送信給我們說：「她們已經領到槍了。」將近四十歲而已做了祖母的吳女子，她也和她們年青的一樣興奮，把槍上的機件卸下擦個乾淨，因為她年紀大，誰都叫「吳媽媽。」後來，她派到忻口工作，被飛機炸散，失去聯絡，回到太原，戰地總動員委員會說她們「不聽指揮，」開除了。吳女士對我說：「老沒出息！做救亡工作還要被開除。」後來，她考第十師的政訓員，在沙凹前綫，我又見了她，許多男政訓員以「吳大姊」稱呼她。退出太原時，聽說這位「老大姊」失散了，

一位在山西省政府工作的廣東女子，宋維靜女士，當忻口吃緊時，她請老媽子做了一身黑布棉襖棉褲，打扮得像鄉下婦女，隱藏到冀晉邊區的鄉村中去組織民衆。最近在漢口遇見她，全身戎裝，皮大氅。臉上的肉也堆了起來，似乎眼睛，嘴，都大了些。「嘿！你還認識我？」她自己也覺得面子變了。她的丈夫反顯得沒有她那樣的精神了。我問她在什麼地方？「在晉東南，」那一縣？「你不用問那一縣，只要問宋維靜就可以找到。」語氣中表示她在這區裡有了很大的成功。

（婦女生活）

東北抗日聯軍中的女兒們

張志瀾

爲了民族的解放犧牲了兒女

土龍山是松花江下游最富庶的區域，農民藏槍也最多，在「九一八」以前，這一帶居民過着樸素的生活，每當冬盡春回，冰雪融解的時候，遍山上佈滿了嘹亮的歌聲，牛羊成羣在翠綠色的淺草上打滾遊戲，日光溫和地照着，男人們，褲腳擦到大腿上，握着鋤，在田中壯健地耕種，女人們，孩子背在背上，在家中燒好飯，用飯籃盛着，一到日中，便且歌且行，歡天喜地給田中工作着的丈夫送去，天晚了，一片暮靄從地上緩緩地騰起，牛羊跟在女人背後，懶洋洋地走下山來，男人們荷着鋤，唱着不知名的短歌，向那炊烟裊裊的自己的家走去，心裡感到說不出來的滿足，然而「九一八」的炮聲響了，這一片世外桃源便感到威脅日本人要統治這塊地土，繳槍當然是第一着。在東北其他各地的農民，有爲了這東西被殺的，有強迫着硬給繳了去的，還有巧妙地把它埋藏起來的，而在土龍山却倔強明白地反抗了日本人的命令——不繳！

「不繳？誰敢違抗我堂堂『皇軍』的命令？不繳就派飛機來把土龍山炸爲平地，」日本人叫

人來通知土龍山的居民說。

土龍山那時的甲長，都是現在抗日聯軍第六軍司令謝文東先生；他聽見了這個消息，便祕密加緊村內的組織和訓練。

到了一九三二年春，日本人見威嚇不了這些他們視爲豬狗的農民，不得不派兵來強迫繳械了，這一次他們派來三百多人，並帶了八挺重機關槍。

日本兵到村口了，甲長先生率了男的農民們出去迎接，說明他們遲繳的理由，等這一批男人退去，女的農民背了孩子，各各端了菜肴酒肉，前去慰勞這遠道來征的「皇軍」她們殷勤勸飲，並且說村外地曠風大不宜飲酒，最好是請進村裡來。

「先生們老遠地來，實在應該舒服服地休息休息。我們是帝國治下的農民了，那有還敢違反命令的？槍，前些日子因爲有有些人多年不用，一時找不着，所以總是收不齊，這幾天我們加緊找齊了，已經堆在那兒，先生們休息會兒去搬罷。」甲長夫人非常婉轉柔和地說。

「請進去憩憩氣罷，賞賞光，吃點我們農民的粗食。」另一位年青農婦誠懇地向他們請求。日本軍人，無論他們的紀律怎麼嚴，但總還是當不起饑餓二字，他們從山脚爬上山來，實在有些想吃東西了，同時又看見這些農婦們滿臉誠懇，沒有絲毫狡詐，更何況她們把累贅

的孩子背在背上，如有什麼埋伏，一經發覺，她們如何逃命呢？所以他們遲疑了一會，也就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全數開進村裡來。

坐好了，步槍擱在身旁舉杯在手，正欲暢飲時，噫！屋外的槍聲响了，男農民們手中掣槍一湧上來，一個看定一個，三百多「皇軍」規規矩矩地被繳了械，土龍山又多得了三百多枝精良的步槍，和八挺機槍。

這消息傳到了依蘭縣的「皇軍」守備隊，震怒了「皇軍」皇將，「即派了千以上的軍隊來剿平這座土龍山。

沒有援軍的農民，單靠他們有的鎗和子彈，當然不是鎗彈充足的日本軍隊的敵手，所以他們不等敵人來到，便決定放棄他們世代固守，安居樂業的家園，而移到森林區去和日本人作游擊戰。

午夜以後，萬物靜了，他們捨棄了一切，全身輕裝，帶了所有的鎗械悄悄地向森林區進發，婦女們除了背槍之外，還背上幼小的兒女，放棄了家屋，用具，一掉頭跟在男人們背後，毅然決然地走了。

到了松花江支流牡丹江的時候，後面槍聲大起，他們知道這是趕上來屠殺的追兵，他們趕快渡江，可是人多船少，一時過渡不及，婦女們，背上驮着孩子，更加累贅，行動更其遲

緩。怎麼辦？她們決不願牽累自己的丈夫，因為他們還有解放民族的大事業在前，她們不願和孩子留下來暢遂日帝國主義的宿願，同時她們還要去參加民族解放的工作，她們尤其不願把孩子單獨留下來做亡國奴隸，怎麼辦？兵迫近了，彈子雨點似地在頭上橫飛。大江在前，她們將往何處去？

「把孩子們擲在河裡罷！爲了民族的人格，我們寧願看見他們死，不願他們去當亡國奴，嫂子們，揹下他們，我們趕快過江，偉大的工作在前，趕快去參加罷！」人羣中，有個農婦這麼喊了，而且把她背上一歲多的孩子，解下來，用力一拋就擲在河裡。

「不願他們做亡國奴呵！」一片聲音應和起來，接着婦女背上的孩子都一個個被解下來擲在河裡。

累贅去了，行動自然也敏捷了，不一會，全數土龍山的農民都過了江；日軍追到，隔着滔滔的白水，連他們的影子都看不見了！

這一批民族解放的先鋒隊，開始了東北農民武裝暴動的第一聲。這種暴動的作風，影響了東北全部的農民，使日帝國主義在東北繳槍繳照政策遲緩了下去。

婦女在「雙一二」時候的人物

金木蘭

去年的「雙一二」，在我國歷史上，是一個極轟烈而極可驚駭的紀念日。外人稱牠為一幕極滑稽的悲喜劇，這雖未免過於諷刺；但事實上能夠得一個很圓滿的結果；使蔣委員長安然回京，增進國人更大的信仰；使全國臻於統一，一反從前分崩離析的局面；這不能不謂轉禍為福。

現在我要說的是「雙一二」時候的婦女；我覺這時的婦女，確實有令人值得記載的；這個原因，就是當時的婦運，奔流澎湃，一日千里，而能與一般民衆運動同時發展。那時我們常在大庭廣衆之中可以聽婦女們慷慨激昂的演說，在大街上也可以看到她們雄赳赳的荷槍執刀；還有就是那個紅潤的臉上可以看見浮動的笑容，好像新出牢獄的囚犯，其歡喜的情況，為一生所未有。我們若從我國婦運的過程上看，那末在武漢政府時代之後，這次要算一回頂熱鬧的。

外面的人許多以為「雙一二」事變後有人，實則不然。因為當時的共黨，激烈的論調已經取消，對張楊諸人的盲動，亦毫不同意。在婦女運動中，他們也沒有正式負責人夾在裡

面；如丁玲女士，即遠在三原，當他們任的文化部總幹事；西安雖曾一度說要歡迎她，可是以後並沒有提起了；即算以後她到了西安，但也沒有拋頭露面。他如周恩來夫人蕭越，葉劍秋夫人蕭拱之，更未現出什麼形跡。我們在報紙上所常看見的，不過謝葆貞，張因夙，江領一班人罷了。

謝葆貞是楊虎城的夫人，原來是一個有名的共產黨員，自下嫁楊氏以後，大當其主席夫人，而過其姨太太式的生活。她爲着富與貴的環境所把持，恐怕早就「不信馬」而性「羊」了！及後「雙一二」事變興起，也許是妻以夫貴之故，也許是久靜思動的問題，不多一刻的工夫，她便當其婦女救國會的常務委員了。

張因夙是總部秘書長吳家象的夫人；她生長在東北的瀾人家裏，她的舊學根底很深。「九一八」事變以後，他感於日人壓迫的厲害，乃即傾家蕩產，西至平津。與乃夫一同從事救亡工作；而以生死爲盟。及到西安，更不以秘書長太太而閉居，而至東望小學爲小孩子教課；暇時便與東望的同事爲婦女救國及收復失地而鼓吹。事變後，她與謝葆貞諸女士同任婦教常委。現在她與吳氏同作西安寓公。

江領是「雙一二」之後趕來陝西的。她是全教執委張語還的夫人。此人美豐姿，有標準美人之稱。文字既流利而秀麗，講演亦慷慨而激昂；所到之處，較張氏還受人歡迎些。聽說她

也是紳士們的家庭出身，曾在江浙一帶宣傳救國，尤喜與勞動羣衆爲友；爲人和藹而無驕奢習氣。自到西安之後，曾至三原去拜訪了許多共黨要人，並與丁玲女士創辦一個小型刊物；高唱民主政治。對於婦女解放，更是她時刻不離於口的。張語還是馮副委員長的舊人，一度當過財政廳長。抗戰以來，張到軍隊裡去了，而江女士獨處濟南，仍不減當年豪邁，此誠我國婦女界中一傑者。

此外還有羅禮卿，陳香英，陶兮，韓啓英，吳光偉諸人，亦爲婦救中的中心人物，陶韓均爲東北籍；陶家是一個大地主。乃夫在歐洲多年，並在比國陸軍大學留學。兩人志同道合；乘家產如敝屣。自入關東以來，受盡艱苦，所志不渝，而其才能，尤爲東北人中所不可多得。統一告成後，陶率其子女赴抗大聽課，因其素患貧血心臟等病，體力極衰，今年夏天，病象更險惡了，至北平求醫；不久，她便辭別她的愛人辭別他的兒女自到黃泉里去了水不回來！

韓啓英是東望小學校長；東望小學是張學良夫人于鳳至女士拿出五千塊錢出來辦的；專門招收東北軍人的子弟爲學生，韓的身材短小，一度與其愛人仝離。去年「九一八」時，她在革命公園中，登台講演，大聲疾呼；技術雖不如何，精神却十分充足，辦事亦極其認真；前後她在西安婦運中負的名義頗多，「雙一二」事變發生，她大忙了許久。事後曾經離開西安。

秋間她才與東望同人歸來，恢復東望小學；可是校址不在小湘子廟而在玄風橋了。

吳光偉原是陝西民政廳的科員，曾畢業於北平大學教育學系，原籍浙江，生在北平，父親現在上海某機關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她的家庭情形很好；但她頗有自立前進的志向。前年考入民應爲一辦事員，因其成績甚佳，乃升爲科員。她擅長交際，愛好戲劇，尤能說流利的英語。事變的時候，由一班政治工作人員將她擁到咸陽三原等地，走上舞台，演了幾幕新劇。她與葉劍英夫人很好，由此獲得穿上一身灰色軍衣。後來她與她的愛人意見上發生問題，乃向民廳辭職，一至特區遊歷。因她並沒有共產黨籍，又因其原來的習氣未除，乃要她和美國女記者史沫特勒同住；形式上是一個對外賓的招待員。史出特區不久，吳也穿西裝，塗上脂粉，向南而來了。幾個月奔走，她說：她僅有一件可值得紀念的東西；就是史沫特勒送她一個粉盒。這個粉盒是我們的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的；宋送給史，史又送給吳；在意義上頗覺濃厚。現在她仍想在各處找到一個適當的工作，意志雖十分軒昂，可是不知環境能不能許。不過她於穿灰軍服的事，已不敢再想了。（大眾週刊）

廣西女學生軍

沈茲九

廣西最近有學生軍三百餘人，出發前線服務，這三百人中，女學生佔有一百二十五人，

她們（及他們）已於十二月十七日從桂林出發，徒步到湖南衡陽，再由衡陽乘車來漢，轉赴前方。當記者路過桂林時，曾和她們兩度相見，她們的生活，她們的熱情，她們的研究態度，都值得介紹讀者的：

一、改了裝的裴曼納女士

汽車在黃土路上顛簸了三四十分鐘後，到了學生軍營所在地的李家邨（桂林郊外）去，進了一間低矮樸素的木屋裡，就有幾位軍裝的先生們來招待我們，其中一位覺得很面熟的，她一見我連跑帶跳地來握了我的手。內心非常慚愧，慚愧我太沒有記心，把很熟的朋友的姓名，常會記不起來。她似乎還沒有洞見我這鬼胎，很直率地就告訴我：「自從在東京被敵人驅逐回國後，本想在這裡做點後方工作，近來鑑于前方需要政治及救護人員，才參加了這裡的學生軍，現在擔任着女生部門的分隊長。」在東京被敵人驅逐回國」由這句話，使我記起了不久以前曾到過上海的她——裴曼納女士，那時雖也覺得她言談爽直，體態壯健，可是究竟普通的婦女服裝，掩蓋了她的英姿，今日軍裝了的她，和從前完全不同了。叫不出她的姓名來，似乎還應該，我這樣無聊地自適着。裴女士研究社會科學很有心得，既有健壯的身體又善於談話，這次帶領了大批的南國姊妹去前綫，一定能夠發揮她的天才的。

二、研究的態度與熱忱。

韜奮先生演講，來了個尾巴，他說：「今天談話太簡單了，諸位如有問題，可寫出來，當盡可能來回答，這句一說出後，真不得了，提出問題的紙條雪片似的遞過來，決不是兩小時所能回答得了的，只好預約，明天再來。因此我們一行人。得有第二天再在這些英勇的戰士前面談話的機會。由於他們（及她們）提出問題的多，以及所問的扼要，覺得她們（和他們）的好學深思，以及她們的熱忱真使人佩服。這樣她們（和他們）將來到了戰地一定能組織民衆，鼓勵士兵和安慰士兵的。女同學方面除提出一般的政治經濟等問題外，特別地提出了不少關於婦女方面的問題。例如「民族解放後，婦女是否即可完全解放」「怎樣組織農村婦女」等等。

三、簡單的生活等

等我們繳完了卷（鄒先生說，我們像當了一次學生，還遇到了許多先生嚴重的會考），參觀了她們的寄宿舍，這時正午餐的時候，每一餐桌上放着一個直徑不滿七八寸的圓盆，內置蔬菜四樣，裴曼納女士拍着我的肩頭說：「你看我們的菜這樣少，可是要八個人吃呢」。見雙層的木架床上，僅一條薄薄的棉被，我失口驚問：「就這一條被過夜嗎？」回答是：「先生，僅這一條被，還是兩人合用的呢，爲的要鍛鍊得堅強一點，才可以上前綫吃苦呀」。我默然了，默然中，自己在慚愧。

四、功課和編制

爲了青年學生的要求參加前綫服務，才有這們學生軍的組織，合三百人爲一大隊，大隊下有分隊。一分隊分三班，大隊有大隊長，分隊再分正副隊長。功課計有政治指導，藝術指導（歌詠演劇圖畫）軍事指導，工作方面，則分宣傳組織救護慰勞特務（偵查）等。已訓練了三星期，導師都是黨政軍方面特派的。

五、雙重戰士

她們之間，都是二十以上廿五以下的青年，中國一般的家庭，到目前爲止，大半都還是不願意女孩子們拋頭露面向外面跑的，何況去當兵呢，所以這一百二十餘女戰士中，不但是將來要去前綫作英勇的抗戰，同時她們都是已和封建的家庭作了一番鬭爭而來的戰士。據某女士告訴記者，她們中投軍的動機，除出一般的救國熱忱外，有的受家庭的壓迫過甚，尤其受不了丈夫的虐待，侮辱，而出走的娜拉居多；此外有少數，則因丈夫已戰死疆場，或已查無音訊，而更加強了她們的同仇敵愾而毅然來參加的。

六、籍貫與待遇

問到曼納女士，參軍的女同學中的籍貫，她特別高興地回答「自然是廣西的居多」。原來曼納女士也是廣西人呀！接着她又說：「這裏特別值得告訴你的是：此地招募學生軍的消息

「傳出，竟有特地從貴州長途跋涉地來了的四位女同學，現在一齊在這裏」。講到待遇方面，曼納又預先來了個說明：「朋友，真不容易，我們這裏的同學，她們的家庭，都是相當有一口飯吃的，也可以說都是小姐出生呢，現在當丘八。哈哈，起初操練時，真累人哪！她搖着頭接着是：「我們不願養尊處優地在家中享福，却願意這樣吃苦，明天起我們將出發前綫了。是徒步到衡陽，有一千二百里路呢，而且要翻山過嶺，預計二十天後到漢口，那時你在漢口歡迎我們」。

「歡迎你們，盛大地來歡迎你們」。我們緊緊地握了手，正想預備告別了，却又猛記起了關於待遇問題：「每人津貼十六元，分隊長五十元，其實我們只要有飯吃，本可不必有什麼津貼，前綫的士兵，待遇不是非常薄嗎？」這樣我離開了她們的營房。現在預祝她們健步前線以及將來的凱旋歸來。

出發前後

緊兆芬

——廣西學生軍通訊——

醞釀着兩個星期的出發日期，一天終於能夠實現，我們每個人都狂跳着。

在東方剛放出魚肚色光芒的時候，我們早已飽餐完畢，各人都忙著收拾衣物，以及襪包袱，摺軍毯，齊唱著「我現在要當兵，我現在要抗日，我現在要出征……」的歌，臉上現出了一種愉快和興奮的神色。

一聲尖銳的哨音，把我們的歌聲截斷，「大家聽着，今天上午十時，桂林各界開會歡送我們，你們在九點鐘以前，一定要把各事弄清楚！」這是大隊長的聲響，——他是一個健矮而坦白的人——「弄清楚了，」我們不約而同的回答他，好像是等待他們歡送我們一般。

當集合號吹了之後，我們已排好隊伍，每人都背着比自己還大的包袱，和一條軍毯，加上水壺雜囊，足有十來斤重，有些矮小的同學，連頭都不能抬起來了，「呀！這一羣女孩子，我活了六十歲還是第一次看見，唉！世界真的變了，連女孩兒也迫得出來當兵，」一個滿臉縐紋，花白着頭髮的老人，他擠在人羣中看我們，用着這種欽佩的音調自言自語的說了上面的這一段話。啊！要是 unlimited 收女學生的話，我也願意去參加了；」一個穿着旗袍的太太說，這時，那位全隊最矮小的蘇同學又在那裡哭了，她爲了年紀太小，和身體太弱，雖是考取了，但是總參謀長和隊長再三的商量，決定留她在後方，雖然她是幾次聲明不願意，可是都不得到許可，每天她都在流着淚；今天她的哭聲，振得我們每人都爲之悽然了！「再見罷！親愛的同學們。」當我們離開了隊部，向體育場進發時，她在後面是這樣的高喊着。

我們一踏進會場的門時，拍掌聲和奏樂聲，一齊發了出來，他們——歡送我們的——有的是學生，有的是軍人，民衆，黑壓壓地站滿了一個體育場，演講台上站的是黨收軍高級長官，當我們在指定的地點站好之後，已是搖鈴開會了。

開會的儀式行過後，各界萬餘人及各高級長官，就列隊步行來送我們，在高懸着黨國旗，整千整萬的民衆中，和放得震天的炮竹聲的馬路上，我們高唱着悲壯的軍歌，喊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中華民國萬歲」一個擠在人叢中的黃包車夫也在狂喊了。他的呼聲混合着軍樂聲，炮竹聲，簡直辨不出來了。誰說中華民族不能復興？我深深地感到了這一點。在每人的臉上，都淌着汗，這或許是太興奮了的原故。我們走過了環城七里長的馬路。就停下來和他們一一道別，有些同學的家屬，都囑咐她們：「把日本帝國主義趕走了要回來呵！」各人高舉着手中的帽子，在凜凜的北風中，送來這樣的口號：「打倒日本……再見……」直到我們走得很遠才消失。

我們是早上離開桂林，走了四十多里路才到了甘泉渡，那裏是一個小墟場，當我們吃完夜飯時，各人又要忙著去做工作了，大家忘記了一天的疲勞和足上的水泡作痛，在工作完畢之後大隊長告訴我們，成績最好的要算演劇組，當他們表演時，民衆是感動得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最後，一個老太婆大聲喊着：「……我也要叫我的姪兒去當兵了，要把日本

鬼趕快殺光！」

第二天只走了三十里就停了下來，因為這裏是一個縣城，所以我們在這裏作一次宣傳工作，當我們去外面宣傳時，那些婦女都把圍我們住了，他們都是這樣問我們：「你們爲什麼要出來當兵？女子也能當兵嗎？」這時，一個小孩子在旁邊哈哈笑着說：「你們這點也不懂，就是我們廣西的寓將於學呵！」

我們越過了省境界，走了幾百里路，渡過了幾條寬濶的河流，終於到了湖南省的零陵縣，那裏的民衆，在前一天得到我們來他們那裏的消息，早已豫備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并且列隊在離城四里的郊外接我們，家家戶戶都懸着國旗，和放炮竹，一個軍官他在歡迎會中，有這樣的一段講演，「……你們這次出征，第一愧死我們軍人，第二愧死老百姓，第三愧死婦女……」我的淚在流着呵！這是多麼感動的呵！今後我們要更努力，拿我們的頭顱和鮮血，來報答他們和四萬萬的同胞！（婦女生活）

廣西娘子軍會見記

楊慧琳

自從抗戰開始以來，婦女們英勇地結着隊走上最前綫的事實已在歷史上佔據光榮的篇幅

了。如胡蘭畦女士等的「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沐登女士等的女兵隊等。最近傳來廣西女學生軍抵漢的消息，更使全中國的婦女們非常興奮。這隊女學生軍，是和學生軍一致的，她們就是學生軍的一部份，而這隊學生軍是一個戰鬥組織。我雖然有了這樣概略的了解，但是具體情形還不清楚，總想找機會去訪問她們一下，希望用女戰士們的雄姿，來鼓勵全國的姊妹們都參加抗戰工作。

女學生軍的雄姿

恰巧，昨天在「上海青年救國戰時服務團內池工作團」舉辦的士兵俱樂部裏碰見了她們中的一位。她和同來的男同學站在一起，幾乎使我不辯雌雄，真有木蘭再世的感覺。這位女鬥士叫郭燦益，是桂林女子師範的同學。她戎裝截髮，顯出一副英勇的姿態，我偶然在腦中浮起另一種樣子，粉面紅唇，旗袍高跟，外加波浪形的烏髮披在頭上不覺深深嘆了口氣，自己對自己說：「我還是歡喜這種女學生軍的雄姿。」

在郭女士的口中我明瞭了娘子軍的情形，我在這兒把她們的情形轉告全國的姊妹們。

組成了鐵的隊伍

在去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全廣西的姊妹們都激動了，當廓房收復的時候，牠們更壓制不住衛國抗日的熱情。當時，許多女學生一個個勇敢地和男同學一樣寫信給李總司令宗仁

，要求請總抗日。學生軍這一隊鐵的隊伍，就是在這種自動的情形下組成的，要求參加的人太多，但只考取了二百八十人，其中有一半是女生。

娘子軍萬歲

十二月十四日出發，她們興奮得失了知覺。當時，千千萬萬的同學和民衆來送行，在口號中特別高呼：「娘子軍萬歲！」送行的人們拿了一條很長很長的白布，要學生軍簽名留紀念。她們感慨而勇敢地宣佈：「這就是我們的紀念碑了吧。」

她們同大隊從桂林步行到靈川，沿途上受到民衆發狂似的歡迎和歡送。有天，到了靈陵，民衆們又開歡迎大會了，他們看見女戰士們背着重重的包袱，都感動得流淚。這時，一位當地抗敵後援會的代表實在忍不住了，他跳上講台向千千萬萬的民衆說：「看他們女孩子都拿起槍上前綫去了，我們還在後方，真慚愧，我們的妻子和母親們也應該慚愧，我太感動了我要哭了……」說着，他真很直爽的哭了起來。這時，每個人的心都被熱情與理智抓住了，他們沉默了半個多鐘頭。是自己檢討自己吧？是籌劃怎樣衝到民族解放的戰場上去吧？

一路上，民衆們不但自動地放鞭炮歡迎學生大隊，而且在很多人家的門上都掛着這樣的旗子：歡迎「娘子軍」。

中華民族女兒的精神

她們工作的精神，真是值得欽佩。每到一個地方，不管只停留半天或一夜，她們同着大隊一定要進行喚起民衆的工作，集合民衆演講或個別談話。如果在一個地方停留得久些，她們還要按當地的情形印發告婦女書，告民衆書，告傷兵書和演劇等，譬如說在湖南衡陽的時候，學生大隊就印發了告傷兵書和告民衆書，因為當地的傷兵擾民，民衆缺乏救亡的組織。總之，是不放棄任何一點的工作機會。還有一件事實，也可以證明娘子軍的刻苦精神並不亞於男子的英勇，當她們和同伴們冒着大雨到衡陽後，好容易自己找到一所小學校安息下來。立刻傳來了很多不好的消息，說甚麼買不到東西啦，傷兵昨天在路上殺死兩個人啦，使大家焦慮得很，正在這時候，忽然隣近房子着火了，猛烈地向這面延燒過來，在隊長的命令下，她們沉着迅速地穿上武裝，一點也不驚亂，還三三兩兩的站在一起，商量怎樣去了解本地的情形，怎樣去開展工作需要作那幾件事情等。這時火是較前更猛烈，天已晚到十點了，從早晨就餓起的肚皮還是空着的，她們一切都不管，她們只要工作，這是中華民族女兒的精神！

兩個動人的故事

郭女士還告訴我兩個動人的故事，當她們在衡陽公演救亡戲劇時，圍着看的人多極了，戲演完了，有一位老太太忽然從人羣中走出來，向大家說：「我家四房只有一個兒子，我的兒子被拉到前線去打仗了，從我兒子走後，我就天天啼哭，今天看了你們的戲，我再不爲着

兒子去打仗而哭了，你們都是女學生，還要當兵，我兒子當兵是應當的，以後找不但不哭我的兒子，還要勸別人的丈夫兒子也去當兵，打死日本鬼子。」

另外一個故事也是發生在衡陽：有一天有一個八九歲的小孩跑來對她們說：「我爸爸不肯當兵，媽媽也不放爸爸去，可是我要找爸爸去，但是他聽，你們說我怎麼辦？」她們告訴他向他父親說明抗戰的意義，他覺得滿足了，他走的時候說：「我再去向爸爸說，他不去我再來告訴你們」第二天他跑回來找她們，她們問他怎樣向父身說的，他說：「我對父親說，你們女學生都當兵了，你也去當兵吧，我大了也去當兵，爸爸聽了我的話不說去，也不說不去。」

她們都爲這一老一小感動了，我聽了這個故事更是感動不了。

謙虛的女兵

她們雖然這樣會工作，但她們却謙虛得不得了，她們謙虛，並不是虛偽的口頭話而是事實，每到一個地方，他們一定和男同學們共同派員調查當地有工作表現的救亡團體，調查好之後，就挨次去訪問，企圖得到每個團體的工作經驗。她在士兵俱樂部，就正是進行這訪問的工作，「我們的學識和工作經驗都不夠，希望你告訴我們，幫助我們，」就是學生軍時時真誠流露出的話語。這種虛心的精神，是值得每位救亡工作者學習的。

最後郭女士告訴我們，她們的中隊長叫裴曼納，她們都是全副武裝，只等五路軍李總司令的命令一來，就開赴前綫。她們平時注意練習的是游擊戰。在前綫隊伍中她們專門負責組織民衆與救護工作，但在必要時，立刻可以拿槍作戰。

我聽了郭女士的話後，又慚愧又興奮，當這大家都應該奔赴光榮的民族解放的戰場的時候，無疑的，全國的姊妹們都應該學習她們的精神。

全國婦女大團結的先聲

樂羣

——歡迎兩隊女戰士——

每一個不甘心作亡國奴的中國人，在這全國對日本帝國主義抗戰的期間，都燃燒起了沉敵救亡爭取我們中華民族的解放的熱情，都發出了憤怒的吼聲，不分老少男女，都下了和敵人拚命的決心，尤其是一般青年學生，個個都奮勇當先，要走上前綫去。

在廣西省，自「九一八」以後，各學校曾經加緊軍事訓練，到了我們全國對日本帝國主義展開了全面抗戰的現在，廣西的同學們個個都自動地起來，要赴前綫殺敵，廣西省當局，應同學的要求，就組織了學生軍，再給予短時期的軍事及政治的訓練之後，就開拔到前綫去。

現在，廣西的學生軍，已經到了武漢，這個隊伍里，有一半是女同學。因此，武漢的各婦女團體，都來歡迎這些同學。

一月九日上午十時，漢口女青年會，中國婦女慰勞總會，漢口婦女慰勞分會，武漢婦女抗敵後援會，漢口市婦女會，婦女生活社，戰時婦女社等，婦女團體在漢口市黨部中山紀念堂開了一個歡迎廣西學生軍的大會，這時候，還有從東戰場來的前敵司令部婦女戰地服務團也在武漢，於是這個歡迎會同時也歡迎她們。

到了這一天的上午九點多鐘，幾百個各色各樣的女界同胞，——武裝的，長袍外套的，學生裝的人，都到了市黨部。

時間到了，主席——漢口女青年會的總幹事陳紀雍女士——就宣佈開會。首由主席報告開會的意義，並致歡迎詞。後由中國婦女慰勞總會的代表唐國楨先生和第六部的代表徐崗瑞先生致辭，再就由廣西學生軍的兩個代表報告她們的組織隊伍的經過和生活的情形，其次又由婦女戰地服務團代表報告他們在前線上的工作情形。到會的人們聽到她們這兩個團體代表的報告，看到她們那種奮勇不怕犧牲的精神，都發出了熱烈的掌聲。

等她們報告完了，便請從敵人的後方來到武漢的劉清揚女士演講。劉女士講的話不多，大概的意思是說：我們今天這個會，是一個戰鬥的會，是一個爲了要爭取我們中華民族的自

由解放而戰鬥的大會，有的姊妹是從前線歸來的——職地服務團，有的姊妹是正要上前線殺敵的——廣西學生軍。希望在座的姊妹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爲民族解放而戰鬥的英勇的戰鬥員。

再就是請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女士演講，鄧女士是曾經參加過從江西繞道到湖南，貴州四川等省最後到陝北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戰士。

鄧女士的演詞的大概意思是說：爲了爭取我們民族的解放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中國兩個最大的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以及其他各黨各派都合作了，都在民族統一陣線之下受蔣委員長指揮而一致對日抗戰了。不過還有一部份同胞沒有很深切地認識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的意義。因此，還有一部份人說，共產黨投降國民黨了；還有一部份人說，國共合作去抗日，若打敗了，是亡國，是作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若打勝了，抗日的勝利是共產黨的勝利，國民黨也會被消滅，關於第一種說法，是沒有明瞭抗日民族統一陣線的意義，一個政黨和另一個政黨的合作，並不是讓投降誰，而是爲了另一種更高的合作，現在國共兩個大政黨的合作，是爲了共同抗日！而且抗日勝利以後，還要共同建立我們的獨立的幸福的民主共和的新中國！（聽衆鼓掌）關於第二種說法，不是沒有認清抗日的意義，就是中了敵人挑撥離間的陰謀。國民黨，誰不能否認是中國最大的一個政黨，這樣一個有那末多年歷史有

那末多的黨員的大政黨，來領導全國民衆抗日爭取民族的自由解放，只有在抗戰期間更加強大起來，有誰還想去消滅它？有誰能夠去消滅它？它既是一支抗戰的絕大力量，誰會不擁護它而還想去消滅它？只有失去了戰鬥力的政黨才會被淘汰！國民黨在領導全國民衆抗戰期間，只有一天一天地發展，絕不會薄弱下去。（聽衆鼓掌）。總之，以上的兩種人的觀察，都是非常膚淺的。現在在這抗戰期間，我們要全民武裝起來，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鼓掌）

鄧女士演說完了，就是吃茶點，照像。

的確，就像劉清揚女士所說的，這是一個戰鬥的會。到會的女同胞，有的已經是從前綫歸來的，有的是正要上前綫去的，有的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經過艱苦的戰鬥的，有的已經武裝起來了，有的雖然還沒有武裝起來，不久也要武裝起來的。按參加這個會的份子說來，更是各界各階層的婦女都有，開這個歡迎會的主人，有女青年會——基督教徒婦女，有國民黨員，有共產黨員（除鄧穎超女士外還有王明夫人），有從上海沿路作宣傳工作徒步到武漢的丁女士，有家庭婦女，職業婦女，有女學生，有爲發動游擊戰爭而奔走各地的劉清揚女士，有女作家，有婦女運動家，新聞記者。這實在是一個集合各階層的婦女於一堂的空前盛會，在中國，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一個盛會。這是一個爲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戰鬥的會，這個會是全國各階層各黨各派各種信仰的婦女站在抗日民族統一陣綫之下大聯合的先聲！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於武昌。

我走出了上海

茲九

一、別了上海

自從上海陷入了倭寇的魔掌以後，早知道已不可久留，但是總想能掙扎一天是一天，能多留一天是一天，對於抗敵工作至少可多做一分。直至十一月廿一日，生活書店來電話，說捕房方面，已向各書店通知，將來搜查抗日刊物，五卷五期婦女生活已不能發行，記者在沉痛憤怒的心情下，咬定牙根，走出了家，向中國旅行社買了去香港的船票，預備由粵漢路繞道去漢口，想將這已被魔掌捏死了的本刊，更甦在漢口，重和內地姊妹來商討救亡工作，和報道消息。

許多經常在社會上露面的朋友，不得不暫時出走以便向內地去開展工作，可是偌大一個上海，尚有二百餘萬人口的上海，婦女居其半數，我們得深深地埋藏一些救亡種子。這工作是要一批堅毅的留滯的同志們負擔起來了。在我們一些準備出走的人，未離滬之前，大家來了一個告別集會。

是一個狂風大雨打得黃葉落滿馬路的早晨，大家抖縮着身子，在一個留滯同志的家裏聚會負責組織學生部門的，報告各學校的佈置情形，負責家庭婦女部門的報告如何推動里弄組織，成立縫紉服務團，負責組織職業婦女部門的報告，使人聽了最感到興奮，因為她已動員到了舞場的舞女，她們已集合得三十多人，預備受救亡理論及技術的訓練，此外各商店的女店員，也有部分的聯絡，讓她們在不買賣仇貨的工作上，可以下一點工夫。至於女工的部門，也有了相當的佈置，於是有一位朋友在這位努力冒險埋頭苦幹的同志報告完了之後，大聲地對我們幾個要走的朋友說：「朋友！你們可放心，假使我們能像我們佈置着的路綫堅苦幹下去，敵人得了我們的上海，不是像吞了一顆炸彈嗎！」

本來是變得堅強的一團，現在驟然要分散，而每個人都懷着一顆沉痛的心，彼此間都担着對方個人的安全和今後的救亡工作，因此這個離別，比平常的惜別，更增加了一種滋味！當道別的時候，大家都吞着眼淚，強與握別，各勉努力。

R君特別關心我，怕我萬一出吳淞口時，倭寇檢查，也許有危險，因此硬要我化裝一下，拉了我去把頭髮燙得特別一點，雖然明知敵人的勢力，還不至輕易到達其他外國商輪，可是朋友的厚情，使我感動得只好照辦！爲了連日的奔走，坐上理髮店的舒適椅子上，竟然糊塗睡去了，隨理髮匠將我的頭髮橫燙豎捲，等醒來，對鏡一照，見短髮向兩鬢飛捲，才知

道糟糕了，理匠髮看我不滿意他的工作，却故意驕於地說：這是最新式的「飛機式」，R君在旁邊，却高興得拍掌說：你只要化裝一下，就不是過去的茲九了。心裏明白這樣的怪裝，怎樣去見內地姐妹，可是想到朋友的厚意，真有些使我哭笑不得。

二、航行

意大利的郵船，剛載了一船亡命客出吳淞，空中有一氣球上書，日本軍佔領無錫的字樣，在甲板上的旅客們，都凝望着牠，每個人的臉上，尋不出一絲笑容，他們（和她們）雖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前途的盤算，可是從每個人的臉上或言談間，得到一個共通的結論，那是失地之痛！船緩慢地開駛着吳淞口進發，兩旁的田地上，疏落地有農婦農夫們已在耕種了，她們和他們大約還不知道耕耘着的已是敵人魔掌下的土地，我只有對着那廣漠的田地和純朴的同胞們發呆，要是我們對於這些農民，早有組織，他們現在不是很好可作擾亂敵八後方的游擊隊伍？

羅索伯爵（船名）似乎有意使我難受，不肯將腳步放快一點，儘管緩慢地走，牠讓我們清楚地看見了重資建的築的虹江碼頭，彰麗畫閣的市政府，現在一則資敵登陸，一則已是頹垣敗壁了，一二八後的上海，即便要大事建築，也該是國防的建築，奈何負責上海市政的，一點也不計及這些，這些人現在還居着要職，不知也懺悔了沒有？希望他們不再貽害別的地方

，也可以說不再貽害中國。

三、海上的集會

計算了一下同船的熟朋友有十餘人之多，因此想聚攏來，大家談談此後各人的工作方針。

我和史良及其他幾位朋友，本擬由香港去廣州，

觀察一下當地的情形後，再由粵漢路去漢口，老於廣西的楊東蓀先生，認為廣西不得不去看，而且他毛遂自薦，願意作識途之馬。遂一致通過了，談到各人今後的工作時，各人都謙虛着，害得做主席的史大姊爲難起來，不得已行使她主席之權威，指定每個人非講不可。同來的大半是文化人，準備去漢口編輯寫作的居多。史大姊却突然說：我不歡喜說客氣話，我是準備去內地，推動婦女努力救亡工作的。

四、和大羣的南國的姊妹見面

船靠近香港對岸的九龍，將行李交給旅館接客者，誰知一到旅館，說客滿不能住，東尋西找，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像是由酒飯店改造的，房間只用一些短玻璃窗隔開，隔版的上半段是鐵絲網，一間間活像進了動物園，一行人到港的消息傳出後，就有許多南國姊妹來看我們，有幾個熱心救亡的女教育家，約了十幾個當地的同志，公宴我們，她們對當地的婦女界，

都相當悲觀，原因是洋裝其外，封建其內的香港九龍，婦女界受的教育，還是十足地奴化的，她們說：「真是天曉得，別的地方大家都在談戰時教育的現在，我們香港和九龍的女孩子，還在讀四書五經女孝經之類！」可是當我們和這幾位熱心的女教育家會談了以後，覺得她們都是認識清楚，以及對本身工作非常努力，只是她們現在僅是志同道合的朋友，集中在二三個學校裏，因此我們勸她們趕快化整為零，游擊式地深入其他學校的教員中間去，去感化她們，讓她們也能跟了走上抗日反封建的陣綫，推己及人地來教育她們的學生，（香港九龍的環境，不容許有政治意義的大規模的民衆組織的），未始不是辦法，她們也覺得對，只是使她們最感到苦悶的是，她們一向只躲在學校裏工作，很少社會活動，因此要推動別人，感到缺少社會聲譽，他們希望史大姐和我多留幾天，替她們與上層份子，取得聯絡。

這幾位女教師，都擁得大批的學生的，當晚她們發動了六七百女生，在青年會，要我們公開演講史大姐講的是華南姐妹與救亡工作，最不喜歡演講的我，也被迫上台，我們的藍青官話，不能使懂懂粵語的香港九龍姊妹了解的，因此雖屬同國人，却要請翻譯！

雖然東西北三大戰場，已展開了血腥大戰，安全地帶的香港本該負起後援工作來，可是爲了環境關係，在婦女方面，最初只有兵災籌賑會的組織，顧名思義，覺得非常可憐的，最近才有孫科夫人等組織婦女慰勞分會，也僅做到了募捐與救濟等工作，其他組織婦女，訓練

婦女參加救亡工作等，似乎還沒有人在領導，當我告訴了她們何香凝先生已經到香港的消息後，有幾位熱心的青年高興得跳了起來。

留港第三天鄒韜奮和金仲華兩先生也從上海到了香港。爲了抗戰三日刊世界知識婦女生活等急於要在漢口出版，這一羣編輯和寫作者也不得不匆匆就道，史大姐覺得港地的婦女救亡工作，急待推動，有心多留香港幾天，可是她覺得離開集團而孤另地留在香港，不免寂寞，猶豫地決不下來，直到我們要離開旅店時，她才堅定地說：「我們自己叫人家化整爲零，我們自己爲什麼不這樣做呢？你們去吧，我暫時留在香港，這裏的姊妹，熱情得太可愛了，這裏的工作太缺少人來推動了。再會吧，將來見。」

在和風吹拂得稍感微涼的早晨，我們一行十四人，離開了春的香港，告別了熱情的青年姊妹兄弟，踏上了江甯輪船，向廣西梧州進發。

五、添了新朋友

能共患難的朋友，總是希望她能常在一起的，這次史大姐的不認同去廣西，我總覺得身邊少了什麼似地，而且想到推動內地婦女救亡工作上，她不去，也是一種損失，幸喜無意中又交到了新友，在上海去香港的郵船上，新認識的陝西楊秀英女士，本想從香港坐飛機去西安的，現在又和我同在江甯輪上了，她是一個埋頭下層工作的實幹的人，這次預備去西安，

仍做婦女工作。她對農村工作，特別有興趣，因此想回鄉去深入農村，教育農村婦女，鼓勵她們作救亡工作，她說這是最艱苦的工作，可是婦女而不做婦女的工作，難道讓男子來替我們做？對現在許多只做浮面利己工作的婦女人才，頗為不滿。

船在平靜的西江上前進，兩岸的甘蔗林芭蕉樹，顯然地告訴我們，這裏已不是江南的風景了，生在江南，長在江南，我愛我的江南，可是我的老家，已經是有家歸不得了，懷鄉之念，湧上了我的心頭，我恨不得插上雙翼，飛回家鄉，帶着老父，游說農民，將農婦農夫們組織起來，可是理智又告訴我，已經被敵蹄踏遍了的家鄉，是否容許有還鄉的路，即是罷回鄉，一向公開的人，是否能秘密地工作，在政府沒有給我們民衆怎樣總動員之前，我們即能零星地回鄉去幹，也是事半功倍的，而用文字來商討今後全國的婦女救亡工作，也是目前必要的，思潮隨着天幕的下蓋，寧靜了下來，只見遠處，星星的燈火，佈滿了江心，船停了，已到了肇慶，那些燈火，盡是些賣夜點心的船隻上的燈火。

六、初次見廣西勞動婦女

一片唧唧唧的清脆叫賣聲，漸漸撐着小划子靠近我們的船，什麼餛飩，麵，真是應有盡有，划船的做生意的，大半都是女子，她們都很健美活潑，既會說廣東話，又會說桂林話，問她生意如何？答語是：「只夠一飽」。再往下問，她已知道不是生意，撐船往別處去了，

人家多說廣西女子都參加一切勞動，這算是初入我眼簾的廣西勞動婦女的第個姿態。一忽兒，黑暗處撐過一隻大船來，有幾個赤腳短衣，頭髻梳得光光的女子，英勇地跳上我們的船來，每個人手裏拿着鐵刀似的大鐵鉤，我心裏猛一跳，疑心：「不對，來了女強盜了。」可是她們雖粗壯英勇，但純樸的氣質，依舊流露在她們的面部。輪船的貨艙門開了，她們從貨艙裏，用鐵鉤很吃力地拖着大包的貨物，往她們船上送，拖了一個又一個，只見她們三個人每個臉上的汗珠，在暗淡的燈光下閃着光，這些貨物之重，是可想而知的。奇異的是，同船的一個男子，却並不比她更出力，有些地方，却顯見得反而偷懶。有人說廣西的勞動婦女，比男子會做，可是她們處處仍受男子的壓迫，甚至有些男子，竟討了不少所謂姨太太，討了姨太太既可作洩慾機器，又不需養了幾頭牛馬，可驅使她們日夜勞作，我看了運貨船上的一男三女，以及那個男子的處處讓女的先出力，猜想也許就是天妻妾吧！船到梧州，就有梧州總司令部的副官來接我們，在上岸時又使我看到另一種勞動婦女的姿態；她們都是一律藍布短衫袴，西式短髮，爲旅客們搬運行李，雖然很呆重的鐵箱子，在她們手裏，似乎並不費力，真使人太感到她們的體力的偉大，假使能夠好好地將她們組織起來，教育她們訓練她們，那是多麼好的一批基本隊伍！

七、分不出男和女

梧州民團陳總指揮招待我們晚餐，據說同席的有梧州婦女界領袖梧州女中校長何淑子女士，可是到了那兒，在主席未介紹之先，只見一大批都是穿灰色制服的男士們，找不出一位女性。經主席一一介紹後，才知道我們的同性何先生竟然和男子一律打扮，一時分不出來，原來廣西的婦女公務人員，都和男子同樣裝束，所不同的僅是頭髮稍長，上衣上多了兩個扣子而已，何先生是梧州婦女抗敵後援會的理事之一，由何先生告訴記者，知道該會的工作，最近尙偏於慰勞與徵募方面，關於慰勞工作，除出慰勞前方將士以外，更特別注意慰勞出徵將士的家族。是的。廣西僅民團的動員，全省已達二十餘萬，這二十餘萬民團的家族，值得發動大批民衆去作精神和物質的慰勞的。談到徵募方面，何先生特別興奮，她說關於徵募物品一項，（棉鞋棉衣）梧州婦女，差不多都已做到了，至於徵募救國捐，不但上廣已動員，卽如某女理髮店的店員們，曾合起來捐了一千七百元之多。

次日，因日間有公開演講的關係，晚間有不少熱情的青年，慕鄒韜奮金仲華錢俊瑞張仲實諸先生之名到旅館來求見，直到十二時許，還有人等着，在此，我得有和許多女青年談話機會，她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她們的苦悶是：有熱情要做救亡工作，可是找不到工作的門徑。我只有勸她們憑着自己的熱忱，去尋工作創造工作，努力與上層合作，自然我更代她們希望像有聲譽有地位又熱心於救亡工作的何先生那樣的人，更多多注意青年人胸中橫溢着的熱情

多方來領導她們不致苦悶。

八、仍不免重男輕女

這裏的女學生，都一律灰色制服，黑短褂鴨舌頭帽一望就會使你感到：「有精神與健康活潑。」可是不無遺憾的，是女子能得到中學以上求學機會的，實在太少了。就記者到梧州高中參觀所見的：男生五百餘，女生只四十人，尤其這四十人中，有一半是廣東及其他各地因戰事而轉學來的，就是說原來的女學生，只二十餘人，這和男學生的比例，相差得太遠了。而且梧州一地，並無其他女子高中或其他高中，可附讀女生。覺得奇怪，曾問過何淑子先生。何先生感慨地和記者說：「梧州女中，有一時曾試辦高中部，可是投考者非常少，終至不能開班，表面的原因是：廣西太窮了，一個家庭要供給子女進中學，不是一樁容易的事，一家人家，要是他們有一男一女，而家庭經濟不很寬裕的話，自然地會讓男孩子讀書，女孩子就貓虎了，重男輕女的惡習慣，還根深蒂固地在一般人腦筋裏，廣西怎能例外呢？唉！封建勢力還是在我們女子身上啊！」

這位健談的老女教育，驟然一改先前的愉快而微露出頹喪的表情。

九、馬戲班

我們的目的地，是漢口，到了梧州以後，必需經過桂林而湖南衡陽，再轉漢口。由梧州

到桂林，本來可走水道——桂江，乘輪直達桂林，費時只要二三日，現在因冬旱，桂江已水淺多沙灘，輪行不便，只好走公路。正在這軍事緊張的時期，一切交通當然要讓給軍需運輸，我們這次的走，要是沒有廣西總司令部的幫忙，專車送我們，這次的旅行的需要時日，大成問題了。一行人，大家都感謝廣西黨政當局的優待文化人。一輛大卡車，在鮮紅的紅土路上顛簸簸地馳奔着，紅土從車版縫裏，飛上了我們的腳，捲上了我們的衣裳，以致頭髮——漸漸變成了黃頭毛，想到旅行中洗濯不容易，打掉了浮面的灰沙以後，用白手帕做成了個臨時帽子，接着楊東暹夫人將藍布圍裙包了頭，將帶子在旁邊打了個結子，楊秀英先生也用網巾包起來。有人在後面叫：「看呀，這些人像在『火燒紅蓮寺裏』看見過的……」沉默着的韜齋先生，不等那位先生說完，搶着說：「我們這一車人，倒像一個馬戲班。」在一陣哄笑聲裏。有人叫「像，像」。

日本法西斯強盜，迫得我們這一羣，離開了家，離開了朋友，離開了原來的工作場所，長途流浪，迴顧簡單的行裝，風塵的面容，真像一個浪走江湖的馬戲班，不過這馬戲班，不會玩什麼沿繩走索或出賣野人頭，而是每個人懷了滿腹的憤怒悲傷，要在異鄉兄弟姊妹面前，喚醒她們（或他們）一致起來抗敵救國。

十、鬱林的熱情女郎

呼吸了一天的紅土飛沙，過了一天的震盪生活，每個人都有些倦意了。車到了鬱林，準備在這裏留宿。飯後預備買些水果來潤濕一下喝得漲痛了的喉頭。歸途，已是街道黑鬱鬱地，真叫人生路不熟的外客，有「行不得也」之苦，原來這裏爲了防空，入夜燈火即行管制；好容易摸索到了旅館，一陣陌生的聲音，特別是一個清脆的-girl 子的聲音：「先生無論如何您總得到我們那兒去講演一次。」知道鄒先生又在被熱情的青年包圍中了。

「明天，明天上午請到敝校去演講。我們同學們早幾天就在等待着了。」

鄒先生見我們進去，像得了生力軍似地說：「請你們問問這位沈先生，和錢先生，我們明天能不能停留在這裡，車等着，我們明天一早三點鐘，就得起身。」那位女青年又是一番誠意的邀請，她實在太會說話了，鄒先生有些被她說得抓頭沒辦法。但是無論如何，車等着，明朝非離鬱林不可，我想了個折衷辦法，請鄒先生今夜去，可講三十分鐘，這樣既不致使同學們失望，也不致妨害她們睡眠時間，而我們依舊可明天出發，幾位男同學答應了，回來的一位教員，也以爲可以，可是我們那位熱情的女同學，堅持要我們多留一天。不然也要我們一人今行晚回去，情不可却，馬戲班中的大半數，帶了倦意，跟她前去，她手裏不時亮着她的電筒，一路談着話，走不到五分鐘，聽到哨子聲。

「唔，我們同學們已在整隊了。」她自言自語地說着，領了我們走到一片照相館門口停住了。

腳，笑着徵求我們的意見地說：「諸位先生，剛才我已叫另一同學，通知同學們準備聽講了，現在他們正在整隊，至少需要十五分鐘，我想趁這個時候和幾位先生合攝一照，以留紀念，可以嗎？」在這位熱情靈活的女郎面前，誰願意說「不」字呢。錢俊瑞先生在我旁邊說：「這人將來一定是個婦女界的領袖人材。」我在這裏寄語這位小小妹妹，實現錢先生的預言。

暗淡燈光下的操場上，整齊地站滿了灰色制服的男女青年，集合得太迅速了，真使我們佩服，是的，廣西學生軍事化這一點完全做到了。

一陣歡迎的掌聲，鄧先生講了，繼之是金先生錢先生，我也做了五分鐘的配角。

我們那位熱情的國小妹妹，不，未來的女界領袖，定要我到她們宿舍裏去談話，爲了數日來的勞頓，一日的顛簸，以及明早的三點鐘即須動身，我抱歉地堅辭了她們的熱情誠意，現在還感到遺憾！

鬱林雖然在冬天，依舊像江南的初春天氣，然而在天未亮即行起身，究竟有些寒冷的，爲了趕路，只好抖擻着精神，剛跳上車，昨夜的热情小妹妹帶着一批他的男女同學，從暗黑處走了來，當我們的大卡車，張亮了它的眼睛，在黑暗中放出兩道白光預備開步走時，她和她的同學們，齊聲唱起義勇軍進行曲來，「前進前進」的歌聲，帶了她們的熱情，帶了她們的厚意，帶了她們的天真純情，送了我們向黑暗的路途前進。車子像猛虎似地，在黑暗中撲

過山嶺，穿過平原；前進的歌聲，依舊「像在我的耳邊蟻繞，忽然前面也來了更雄壯的」前進，前進」的和聲，經司機的解釋，知道民團在晨操，廣西的民衆在動員了。雖然有人批評，他們的動員，帶有強迫性！

十一、動員了的廣西勞動婦女

「廣西的民衆，在動員了。」婦女也沒有被例外。當微薄的晨曦，讓我們可以從車窻中遙望個明白時，只見大批的鄉婦，帶了鐵器，帶了小包袱，在正在開闢的路上動作，「婦女們也在被徵作工路呀！老廣西的閔秘書，在我後面提醒我。很想下車和那些用她們的汗血，塗成了平坦的國防命脈的無名女戰士，深致敬意和談話，爲了趕路，我壓住了個人的要求。可是她們的沉重的姿態，不時在我的眼前閃動，我忘不了鬱林，不，我忘不了鬱林的姐妹

十二、自然畫圖的廣西山石

「不到廣西，不能了解中國畫中的山石畫法」記得弟弟西荅，到了廣西寫信來，這樣說過。隨着美麗的陽光，照耀着各種各樣美麗的山峯，真的芥子園畫譜中的什麼礮石法，折筆法，……，奇形怪狀的小山頭，由鬱林到柳州的路，不但說趣有盡有，簡直可以說，尙未寫真得完全，這些散點着的山峯，不但美觀，而且是天然防空設備，這裏有可防空的山洞，可作瞭望的山峯。車在迎着大山又送小山地前進，已經到了柳州，「所謂穿在杭州，吃在廣

州，住在蘇州，死在柳州，」據說柳州的棺材，特別好，由此我滿以為柳州一定是產樹木的地方，誰知柳州所有的山，都是禿山，至多僅是一些小樹而已。不過柳州確是有很好木材，那是從貴州來的。在柳州，靜悄悄地宿了一夜。第二天又是「披星戴月」地趕着路。

十三、到了桂林

許多挑担經商的男女老幼，來來往往，熱鬧着道路，這告訴了我們去桂林已不遠了。

桂林畢竟是廣西的省會，氣派比梧州鬱林大多了。黨政當局誠意地招待我們，青年們！男女學生公務員，熱烈地歡迎我們，我感到惶愧，至少像我這樣的人；不足夠蒙受這樣的待遇的。

這一羣人的到桂林，像把桂林的青年，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浪潮，他們有些不免感覺環境沉悶的，想在這個浪潮中，找出他們的透氣的道路來，因此鄒、金、錢、張幾位先生，到處被青年請去演講，或上「樂羣社」——廣西的一等旅社，來談話，將他們忙得，恨不得多生出幾隻嘴。我首先去拜訪了廣商婦女界領袖李宗仁夫人郭德潔女士。她的住宅，是一座舊式的房子，室內除書畫以外，是一些極普通的陳式。由她那樸素的衣裳，瘦長的個子，一望使你會會意到這是一位精明能幹的夫人。到那兒已下午六時，七時她要去開廣西婦女抗敵後援會，因此她直率地說：「兩位（另一人是前文提及過的楊先生）就在這裏吃便飯吧，借吃飯時間

可以談話。」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她是個忙人，也是個最會經濟時間的。

爲了我們要知道一些廣西婦女抗敵後援會的工作情形，李夫人特別約了幾位該會的理事來談，知道該會做了不少工作，她們整個會預期要負起來的任務是：

- 一、宣傳抗日救國之理論與事實，
- 二、聯絡各縣婦女抗敵後援會共同進行抗敵，
- 三、鼓勵後方壯丁應徵，慰勞前方作戰將士。
- 四、看護傷兵，協助應徵貧苦壯丁家庭婦孺。
- 五、清查仇貨，提倡國貨，檢舉漢奸偵探敵情。
- 六、厲行節約，協助生產，縫製並徵集前方將士應用衣物。
- 七、徵集衣物，拯救戰區災民。
- 八、灌輸無知婦女防空防災衛生一切知識，并協助之。

到目前爲止，議會會員還只五百餘人，不過據李夫人說，現已發起戰時婦女訓練班，辦法是廣大地召集初中以上的知識婦女，加以訓練以後，即讓她們分別地去訓練全省各城市的家庭婦女，和鄉村的農婦，當我聽了常辦法，覺得非常興奮，同時也覺得非常懷疑。興奮的是：這是真正動員婦女的基礎工作，廣西婦女抗敵後援會已在婦女救亡工作上，做着奠基的工

作了。懷疑的是：「所謂真正動員全省婦女？不是一樁相當困難的工作。經幾位理事的解釋，知道廣西戶口調查得非常清楚，保甲制度也特別辦得嚴厲，要動員婦女來參加某項工作，只需用保甲或警察去督促，于是我又呆問：

「萬一她硬抗命不來又怎樣？農村婦女也許還不知道救國是一回什麼事！她們的煩麻苦重的生活中，也許抽不出時間來聽講。」

「這是個問題，過去辦婦女識字班時，也遇到這種困難，那時不得不用一些強迫手段，譬如不到的罰二角錢，這樣她只好來了，現在也只好這樣來做，廣西一般的生活，都很困難，要罰她二角錢，不是一樁輕易的事情。」那位理事說的時候，似乎有說不出的歉意在她的心頭。我表示了希望該會對於這種有意義的工作，最好是發動知識婦女，從宣傳入手，讓每個無知識的婦女，自己知道來受訓的必要，自動地來參加，比用警察去強迫而來的，必更容易教育和自然。尤其我在廣西遇許多女學生，她們都感到找不到救亡工作做，我想假使該會能夠發動這些青年，讓她們的熱情，有所應用，那才是一舉兩得的事情。可是曾有一位先生，認為女學生熱心的固然有，不願國家興亡事的，也正多着，至於有許多熱心的女青年，事情沒有上她手時，滿腹牢騷，感到沒有事做，等到事情一上她的手，有的懶得就不想做，有的覺得這事情她不惜做，結果依舊事與人脫了節，其實這是表現在一般知識青年身上的普

逼現象，並不是廣西一地如此，這是一種惡劣現象，希望我們負責領導婦女運動的領袖們，善爲勸導，同時也更希望年青的熱情姊妹們，自己來克服的。

記得在梧州時，曾有幾位本刊的讀者向我表示要推動廣西的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識婦女來做救亡工作的困難，最大的理由是：「廣西一般的家庭經濟，都比較困難，很少能夠供給女孩子讀到高中以上，而能夠讓他們的女孩子求高深學問的，他們的家庭經濟一定比較非常寬裕，才能做到，家庭經濟寬裕了，她平常的生活，一定比較舒適，因此求進心，和革命思想，不可能在她的生活環境中產生。到了桂林，也有一位女同學這樣和我談及。我想這個責任，只有希望已經覺悟了姊妹，多多負擔起來，不要以爲這些人，已像是石沉海底無可挽救；相反的，我們要竭力將她們打撈起來，我們要使她們知道亡國奴是沒有舒適生活可過的，我們要搜集淪亡了的東北華北土地上的姊妹，如何被敵人奸淫強迫的事告訴她們，希望她們每一個人，都要供獻出自己的力量來，救國家救民族，也就是救自己。」

十四、對於李夫人的特別希望

第二次見李夫人時，由婦女參加救亡運動，談到了兒童問題，李夫人特別感到興趣似地說：「對了，這真是問題，目前的情勢，不但我們婦女自己要爲國家社會服務，事實上環境也迫得我們非做事不可，可是這裏對於子女的教養，實在是個問題。所以我們很想在這裡辦

一個託兒所，專門收容參加救亡工作婦女的子女，這樣一方工作者可安心工作，一方孩子們不致受到無人教養的危險

所西的地勢，可以說是比較是安全的地帶，尤其許多自然山水可作國防的屏障，李夫人這種理想中的託兒所，若能更擴大其範圍，不但收受救亡工作人員的子女，而能廣收戰區的兒童，加以養育，加以訓練，為國家培植將來的棟梁，以李夫人的才幹，李夫人的地位，李夫人的左右有不少賢才，我們對李夫人深致這樣的厚望；希望她立即擇定安全地帶，創辦起一大規模的戰時託兒所來，這不但是婦女解放的福音，也是為了建設抗戰勝利後的新中國，所必需建立的礎石！

十五、參加着生產的農村婦女

廣西已在動員民兵了，對於民團的動員上戰場，他的家庭生活，我發生了疑問，有人說政府對於他們家族有相當的補貼，加以廣西一般的農村婦女，都能耕田種地，以及其他勞動，所以即使男子被徵，她尚不致餓死，不過她從此負起了雙重生活担子，倒是實情。這裏我們希望當局，對於她們的生活，特別注意，關於減輕她們的賦稅等，真是目前迫切的工作了。

十六、出了廣西境界

在廣西，使我感到了這裏一切比較有秩序，一般人都顯得勤儉而有朝氣。抗戰的空氣，

隨處可以吸到，可是出了廣西境界，氣像就不同了。農民們，已不是短衣捷步，而是長袍緩行，態度優閑，田間地上，看不見一個女人在工作只見她們抱着小孩，閑散望着晴空，漠然地望着來往車輛。由桂林到湖南衡陽的公路上，除出民房的敗壁頽垣上，有新鮮藍底白字的「擁護領袖抗戰到底」的標語以外，我找不到半點抗戰的景象來。

十七、衡陽的粉人兒

車到衡陽，知道各旅店客滿，好容易東尋西找，找到了一家小旅店，尚有三間房子。房價雖已漲，每晚只要五角。過去的生活，雖然談不到舒服，但至少是相當清潔的，今晚，不免有「破窗」之感了。

黯黑的房間裏，由微薄的火油燈下，可以使你看到滿池的雞屎鴨糞和涕痰，兩張板床上，舖上一些稻草，打開舖蓋，在這稻草床上過着寒冷的長夜，到這裏不但覺得景象和廣西不同，氣候也大變了。到這裏我才真正地嘗味到了冬天的寒意。不到夜半，已油乾火儘，分外覺得悽寒，探頭外望，可從破敗的蘆席間看到皎潔的明月和繁星使我感到了旅行的悽涼寂寞，這時隔樓却透過來嬉談聲和粗濁的笑聲，會意到那是初進屋時碰到的一羣黃色衣服的壯士和那脆弱粉娃的交響樂！

第二日，到一較大的旅店午飯，見牆壁上寫着奉令不准在旅店招妓聚賭。下行是「××

×運動會」等子樣。而這板壁裏面，又是幾個脂粉娃兒，和一羣黃色壯士在談笑，而且竟聞隔室有辟辟拍拍的麻雀聲！

知道湖南的行政，最近正在飭新中，也許飭新的政力尙未到達衡陽吧？

住在小旅店裏等火車的到來，大家因車行的時間沒一定，不便到外面去，悶等了兩天，坐了四十八小時的火車，才容易到了漢口。

十八、到了人海的漢口

好容易到漢口，可是一到漢口，就使你感到「住」的不容易解決，一羣人住在一個旅館裏只有兩個房間。第三天僥倖地租着了房子，一切用具都有，非常方便，同來的人，合夥兒住在一起，在這兒感到了集體生活的有趣，特別集思廣益上。

漢口現在像是個東西南北人潮匯合的人海。在這裏可以使你會到意想不到的人。同性朋友中，首先見面的有寄洪子崗，子崗早已由北平來此，寄洪新從南京逃難來漢的。久經奮鬥的劉清揚先生，也急急乎跑了來看我，接着是波兒來邀去參加女青年會的座談會，由波兒的口中，知道了武漢也有不少婦女團體，中國婦女慰勞抗敵將士總會，全副人馬都已在此，最近又成立了漢口市婦女慰勞分會負責人多半是慰勞總會的負責人來兼顧的，在武昌又有湖北省婦女慰勞分會。湖北省婦女戰時工作團。在漢口尚有武漢婦女抗敵後援會，湖北省婦女

戰時工作團漢口分團及女青年會。而女青年會的星期日座談會，却是一個東西南北的婦女界的會談所，這裏有時事分晰，問題討論，和遠來朋友們的見聞及工作報告。在座談會上，會見了一直在上海共同研究婦女問題的君慧慧年彭慧汝琪以及其他不少在上海面熟的朋友，更幸運的是武漢婦女界的領導者如李文宜楊若霞以及其他不少人，知道她們都是努力工作者。我非常高興參加了這個座談會，我預想也許這是全國知識婦女統一戰綫的基點。

爲了赴武漢青年婦女行動委員會的會議，要去武昌，在過江的渡船上，我被擠在人叢中，幾乎喘不過氣來，一個尖銳的聲音：「諸位，我們是廣西的女學生軍。」好些人就因這個尖銳的聲音，向前擠了過去，這樣我總算能舒適地靠在一條船柱上，知道曾經有兩次會面過的廣西學生軍也來此地了，因爲她在作大衆宣傳，有惹不去招呼她，她講到她們怎樣吃好怎樣勇敢預備上綫去幫助殺敵時，突然在人叢中一位花白頭髮的男子，感動得拍起掌來，引起全船的人，都鼓起掌來了。這時發現了一位很面熟的人，猜像她是南京婦女會的唐國楨女士，不敢斷定，不便去招呼她，渡船靠武昌江岸，上了漫長石級，再坐車到了省黨部會議室。在船上猜像的唐國楨女士，走來招呼我。「九一八」前在南京會一度會面的她，想不到今天在武漢又碰到了。由她介紹，我在這會席上認識了南京中央黨部婦女部的徐蘭瑞女士及慰勞總會的呂曉道傅伯羣莊靜諸女士，敵人將我們這些在各地各做各的事的人，圍集在一地了，這樣也

許可以促成中國婦女界的真正團結，過去有許多理論上以及工作方法上的隔閡，現在爲了團結一致對外，尤其彼此大家常會面，一定可將隔閡消除，在會國席上，討論問題時，我深深地這樣感覺到。

也因救國而獲罪的曹孟君從長沙到了漢口，一直沒機會碰見，很幸氣在她到漢口的第三天，國民外交協會，爲了要使婦女界也担任一部份對外宣傳的責任，召集各地來的和當地的婦女界代表茶聚，這裏我又會見了徐崗瑞唐國楨等南京來的十幾位婦女領導者，同時會見了曹孟君，八個月的鐵窗風味，沒有消滅她半熟活潑堅忍的風度，她笑着和我緊握了手，有人介紹一位壯健幹練的陌生朋友說：「這是鄧穎超女士」。

「鄧穎超女士，這不是二萬五千里的長征過來的……」？爲了腦子裏在轉念頭，遲了一刻才伸出手來，介紹人看我打呆勁，再不辭勞頓地增加介紹：「即周恩來夫人」同時她又另指一位軍裝而又很美麗的一位女士介紹：「這位是孟慶樹女士，也就是陳紹禹夫人。」

興奮的熱流，在我的全身迴轉，加以青年會的火爐，非常熱，燒熱了我全身，特別燒熱了我兩頰，會後寄洪問我，怎麼你這樣熱，我笑說：

「今天的會集，使我太興奮了，這裡有國民黨的婦女領袖，共產黨的婦女領袖，以及各戰區及武漢的婦女界領袖，共同在一個火爐中，自然會將我們燒熱了，你自己不也如此嗎？」

我們彼此笑了。「婦女是最不容易團結的。同時也是最容易團結的。」

一月來這大批從南京從華北從陝北從廣西廣東上海來的朋友，經常能從此處談很少隔閡，特別在反侵略運動大會席上，更明顯地表現出了婦女界爲了抗戰，聯合戰線的第一步已經完成了。不過這裏的一般的婦女界，女缺少組織了。

(婦女日記)

戰時小叢刊

怎樣爭取最後勝利	毛澤東等著	實價三角
蘇聯與中日戰爭	胡愈之等著	實價一角六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	宋慶齡等著	二角六分
日本在華的間諜網	郭洛文等著	實價一角
驚心動魄的國際間諜戰	約幹生等著	一角六分
劫後的上海	王芸生等著	一角四分
抗戰人物誌	史 諾等著	實價三角
全面抗戰中的外蒙古	譚 勒等著	實價二角
武裝保衛華南	余漢謀等著	二角五分
怎樣保障世界和平	胡愈之等著	實價二角
毛澤東論抗戰必勝	毛澤東著	實價二角
婦女領袖宋氏三姐妹	宋慶齡等著	實價一角
王明與潘漢年	王 明等著	實價二角
一九三八年世界	金華仲等著	實價三角
日蘇必戰論	羊 棗等著	二角四分
走上絕路的日本	張志讓等著	
新陣綫血戰記	秋 江等著	
長期抗戰中的後方	郭沫若等著	
名城要塞陷落記	長 江等著	一角四分
蘇聯已開始助我抗戰	錢俊瑞等著	一角五分
光明的前途	潘梓年等著	
抗戰中的羣衆絕續	漆琪生等著	
婦女與抗戰	史 良等著	
抗戰與青年	柳 湜等著	
抗戰中的蔣介石		
兩個陣綫的鬥爭		
游擊戰術與游擊活動	彭德懷著	
抗戰中的女戰士	沈茲九等著	
八路軍的戰畧與戰績	林 彪等著	
西班牙與中國		

戰時出版社刊行

總經售 上海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
廣州多寶路多寶街十九樓